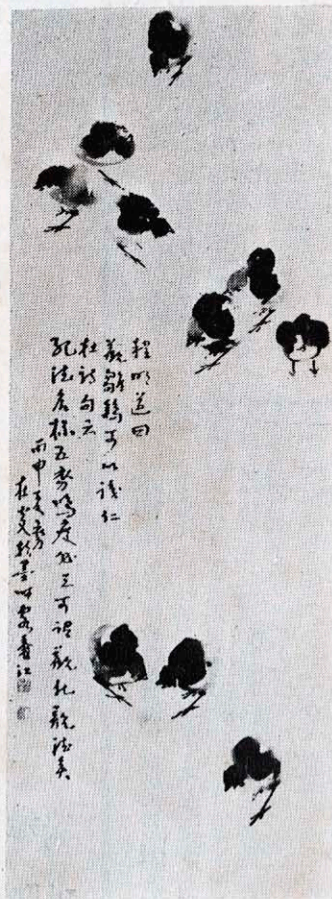


# 風

# 蕉

## 本 期 要 目

論文藝創作的內容與形式（理論）	白蒂
第二個（小說）	呂明
風砂、黃河、麥浪、驟群（散文）	古梅
心的覺醒（翻譯小說）	馬摩西
日曆（新詩）	力匡
要走正路的孩子（獨幕劇）	羅業



雞 雛

吳在炎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編輯者：蕉風編輯委員會

Tel: 23497

P. O. Box 2034

Singapore 9

319C River Valley Road,

信箱：二〇三四號

三一九C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律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承印者：

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469-A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Tel: 27269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

全年叻幣四

元一角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 目錄

雞雛(封面圖).....	吳在英
論文藝創作的內容與形式(理論).....	白 蒂(3)
小 說	
心的覺醒(翻譯).....	馬摩西(11)
第二個.....	呂 朗(5)
芭園的劫難.....	黃愛民(16)
散 文	
漁棚記遊.....	邱亞皎(8)
風砂、黃河、麥浪、群騾.....	古 梅(9)
夢原集.....	黃懷民(14)
寶 蓮.....	朝 陽(18)
新 詩	
日 曆.....	力 匡(10)
偉大底勞動者.....	白 水(17)
我曾經.....	李 影(17)
熟習的聲音.....	思 影(17)
活躍的生命.....	凌 宇(17)
要走正路的孩子(獨幕劇).....	羅 紫(19)
吡叻北端的小山城——仁丹	
(馬來亞素描).....	曹玉祥(22)

# 論文藝創作的內容與形式

白 蒂

文藝創作最重要的是內容與形式，什麼是內容？什麼是形式？內容與形式有什麼關係？這都是值得探討的一些問題。

在一論作家的思想氣質與生活——一文中，我曾說過文學是一種崇高的藝術表現，文學創作就是作家的思想意識，氣質性格，情感與生活經驗通過形象——文字工具的具體表現。沒有思想內容的作品，等於沒有文學藝術生命。這是說明作品內容決定於作家的思想意識，意識誠然可以決定一切，可是作家思想意識的根源，却非來自生活經驗不可。作家從現實生活中獲取經驗，而在文藝創作中以語言來傳達他的經驗，此種純粹經驗的表現，由讀者的感應再表現於其心靈中，使其對作家的經驗透過語言文字而發生共鳴，才說得上是文藝創作。因此，文藝並不單純是作家思想意識本身的表現，而是必須使作家的思想意識，對萬事萬物的心理直覺，情緒反應，及因思考活動相伴而生的聯想所交織而成的全部經驗，全都灌注在讀者的心靈中。這樣的作品才有思想內容，也才有其永恆的存在價值。

正由於經驗的表現與再表現成爲作品內容的主要因素，我們就不能不從作家的現實生活着眼。作家的現實生活包括物質生活以及精神生活——即其對萬事萬物的感應、思考、情緒的反映、想像、模仿與創造，故其經驗是多方面的。一則是直覺的感應與反映，二則是與其愛惡情感結合之後的新產物，三則是經其運用理智思考之後的新理念，四則是以其個人經驗加上別人的經驗，再經模仿、想像而創造的經驗。這也就是說：「在實生活過程中，所謂經驗本沒有屬於個人的特殊經驗，雖然任何人自己特殊的生活不能和別人共有，但總可以依大家的經驗來想像而模仿得之，這種模仿在文藝中是與創造同科，因爲文藝技巧所處理的，不一定是虛構的經驗，而是基於想像而來的經驗。促成文藝作品的創造衝動，差不多是產生自廣泛的人生無數可能性中，不管其爲純粹的幻想或絕對現實，亦不管是一場夢或一段戀情，不管任何事物，都可以成爲想像。爲着要把這種想像移作語言，作家便要從人生常流中捕捉這想像，清清楚楚地展覽於自己面前。這就是作家把人生常流移到想像中使之不斷地繼續存在。」所以作家不祇是通過語言而使其全部經驗表現在文藝作品中，而且要使自己的經驗及想像力活動傳達到讀者的心靈中，這種經驗的表現也就含有爲我與爲人的兩大動機，於是作家的思想意識就決定了作品的內容。

正由於作家爲我或爲人而將其全體經驗表現與再表現，作品內容的實質也就可以分爲敘事、抒情、言志與哲理等四種。

敘事最爲普遍，作家生存在現實環境中，所接觸的是各種性質的社會階層和各式各樣的人物，所見所聞而值得一記的故事到處都有。固不論是作家親身的經歷，抑或在別的地方，由別人所發生的一些故事，必然可以在異中求同，就錯綜複雜的諸色人等與各種事態得到共同性與典型性，再憑作家的想像力把這些經驗加以提煉、淨化與組織，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在文藝作品中敘述出來。這一個故事可能是真實的故事也可能是作家想像力活動的新創造，但在現實生活中必然是可能產生的，那些小說人物可能是真實的人，也可能是由作家想像出來的，但絕不致是現實環境中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故事與人物。作家之所以要把某些一些人在某些地方發生某些事態組織成爲完整的故事，在文藝創作中用敘述的方法表現出來，並不像「說書人」祇是盡了複述的義務，或像攝影師祇把山川景物一成不變地拍攝出來。作家是憑其個人經驗加上參照別人的經驗，且對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的認識已有相當深度，而創造一些具有社會性和典型性的人物，組織成爲具有現實意義的一些故事，在文藝創作中表現出來。可見作家並不單純是爲了敘述一件既經發生過的事態，而是爲了某些人物與某些事態確有存在的價值和加以表現的必要，所以以敘事爲主要內容的創作最爲普遍。

其次，以抒情爲主要內容的創作表現，其最大特徵是作家情感的感覺、淨化與昇華，作家對萬事萬物的感觸，最先發生直覺反應，再經理智力量的思考與淨化之後，其所抒發的情感，就不單純是作家的直覺反應。因爲在其思考與淨化的過程中，已經滲進別人的經驗和情感而發抒新的情緒。他所表現的喜怒哀樂乃係大家共有的情緒，因而足以引起讀者情感底共鳴。屈原作國殤、哀郢、懷沙諸篇，充份表現其哀傷情緒，這種情緒固非屈原所獨有，而是楚人共有的國愛。拜倫、雪萊等偉大詩人的抒情詩篇，固屬個人情感的抒發，但亦有時代性和社會性。是以以抒情爲主要內容的作品，固非作家對萬事萬物感觸底直覺反應，所謂愛惡無邊隨一念，這一念即是經過思考與淨化的一番功夫，集大家的共同情緒由作家抒發出來。白居易的琵琶行，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李清照的聲聲慢，其所以千古傳誦，並不單純是因爲作者以其個人遭遇所抒發的情感容易引起讀者的同情，而是讀者們雖然不見得人人都具有和白居易他們同樣的遭遇，然而大家都具有和作者同樣的情感，才會引起共鳴。

至於言志和哲理爲主要內容的作品，幾乎都是發自作家個人的意念，

由作家的世界觀派生出來的，而使其思想體系構成作品的實際靈魂。作家對人生世界的看法是樂觀、悲觀或達觀，他所抱持的態度是積極的或消極的，現實的或玩世不恭的，表現在作品中就成為言志。如其個人就其世界觀人生觀感悟出一種自以為是的意念，表現在作品中即成為哲理。故所謂哲理詩比比皆是，且有人以為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論」也是文藝作品，因為作家都是為表現自己的意思而寫。「達爾文所欲表現者，是要引導讀者進入某一種知識世界，因而依其一定方針反復申論，其表現的目的，在於務使讀者完全了解。我們按照其能達成此目的之力量而判定其表現力，但在他，則憑其表現力而沒有判定這些目的，我們可以檢討他的見解是否正確，議論是否中肯，但凡足使我們發生疑問和判斷的地方，則均有其表現力的存在，若使表現得劣拙，則無論其見解如何正確，議論如何中肯，便都難於判定。物種起源論的目的，是要倚藉這部著作的文藝性能——即表現力之協助，儘管文藝性能未必即能把這目的弄得清清楚楚，——所以這一部著作也可以列為文藝作品。他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以及托爾斯泰的一些短篇小說等，也同樣可以列為哲理的文藝創作，至於以言志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則不勝枚舉。

文藝創作內容的性質大體上固然可以分為敘事、抒情、言志與哲理，也有熔敘事、抒情、言志與哲理於一爐者，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絕不單純是屬於任何一種性質，例如屈原的離騷，司馬遷的史記，施耐庵的水滸，曹雪芹的紅樓夢，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賽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但丁的神曲，漢明威的老人與海等，都是熔敘事、抒情、言志與哲理於一爐。換一句話，古今中外世界名著之所以具有不朽的永恆價值，可以說是作家的思想意識、情感、理念、氣質、性格及其豐富的生活經驗融滙之後的整體表現。

意識決定內容，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決定技巧，這是互相關連的一條線。所謂形式是由文字語所表現的藝術形象，通常我們所欣賞的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童話等等，都是文藝形式，這些都不需要加以詮釋與說明，現在我們所特別重視的是內容與形式的關係。

由於作家創作動機是為我和為人；創作的歷史時代及社會環境不盡相同，作品的形式也常會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文學的原始形式是歌，詩經中的國風大部份是採自各地的民間歌謠，故在氣質上充滿輕鬆愉快的情調，在形式上長短不齊，語句重疊，發自純樸的情感，因能保持純樸風格，可以說是敘事與抒情的作品；然而應用到廟堂祭祀，應用到君臣宴飲或歌功頌德或追述功業的雅興頌，辭藻就比較典雅，風格就比較嚴肅，字句就比較整齊，以四言為主，較諸國風在形式上就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到楚辭、漢賦、樂府、古體詩、近體詩、詞、曲、內容固不論是敘事、抒情、言志、哲理，在形式上却因人因地因時而有絕大的差別，尤其是抒情作品

與言志作品在形式上的差別最為顯著。正如李辰冬先生所說的：「抒情的作品出於純情感的，言志的作品則加上了理智。所謂理智，實際就是應付環境的顧慮，本應直接講的，為環境的顧慮，改為象徵的說法；本應嚴厲指責的，為環境的顧慮，改為溫柔敦厚；本應坦白直陳的，為環境的顧慮，故意用些典雅的辭藻；本應輕鬆愉快的，為環境的顧慮，變成莊嚴肅穆。」這種現象到處可見，尤其是屈原、賈誼、司馬遷、曹植、杜甫、蘇東坡、王安石等人的作品，都可以看出他們採取不同形式從事創作的根本原因。

再西洋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來看，早期的古典主義由於人、時、地的限制，固不論作品內容屬敘事、抒情，抑屬言志、哲理，但在形式上的特徵是理智的、客觀的、保守的、中庸的，踏實平易，奔放的熱情顯然是深受理智的壓抑，作家的意志與理想也不能充份發揮，這顯然是由於封建與保守的時代，限制了作品的形式。浪漫主義恰恰相反，可以說是作家的思想意識，情感與性格獲得完全解放的時代。故以抒情為主，表現在形式上的特徵是對古典主義具有強烈的反抗情緒，世界觀介於現實與理想之間，強調個性與主觀，偏重於情感的抒發與理想的描繪，拜倫、雪萊、穆塞、雨果、海涅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家。至十九世紀末葉，浪漫主義中的現實主義因素得到發展，作家們不在尊重神秘性及童話式的東西，情感的抒發再經理智的淨化，把創作建築在現實的研究和觀察上，而以寫實為主。兼因物質文明的進步與科學的逐漸發展，作家們幾乎都能從現實觀點從事創作，因而在形式上成為現實主義時代，如巴爾扎克、羅曼羅蘭、哥德等即是現實主義的巨匠。再經過一個時期各種文學流派為自然主義、唯美主義、象徵主義、頹廢主義、未來主義等等的爭鳴之後，文藝創作乃進入嶄新的新現實主義。作品內容仍以敘事為主流，形式上的特徵則不獨是反映現實而已，而是在反映現實的基礎上啟示真理，作家的世界觀是積極的，進取的，永遠朝向光明的方向，敘述既成事實兼能啟示未來的遠景，抒發大家喜怒哀樂的情緒，而非個人情感的發洩。言志是提出大眾的要求與願望，而非僅屬作家個人的意念，說理亦有現實與科學的根據，而非作家個人的空想。是以現實主義作品在內容上不論是敘事、抒情、言志與哲理，在形式上不論是小說、詩歌、戲劇或散文，都具有反映現實與啟示真理的兩大形式特徵。

歸納起來說，作家的意識——即整體的經驗決定作品的內容，內容再加上讀者對象，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等項因素，才能決定作品的形式。內容與形式不但息息相關，相輔相成，而且是互為因果，在沒有決定內容及對人、地、時具有充份了解之前，最好不要輕易決定所欲採取的創作形式，那管對任何一種形式是否有所偏愛。



「怎樣！不瞎了？」福財翻轉那怪難看的眼球，提高着嗓子：「打八圈，怎麼四圈就散呢？……」

「明晚繼續吧！」對面「咭內」頭家打了個呵欠：「誰會料到四圈麻雀打了三個鐘頭！已經兩點鐘了，明日大家有工作……」

的確夜太深了，另外兩個賭友是贏了錢的，停對他們是最好的，他們「去裏攔拉」地數着圓碼。福財輸得一敗塗地，照理應該多打四圈扳本。不過太晏了也是真，明晨五六點就得起身，一連三夜來全賭至深夜，他也覺得身子有些支持不來，既然大家喊停，也只好停了。

福財付了廿多元的輸賬，垂頭喪氣地跨出這私人賭場。這溜兒原是夜食攤的市場，如今多收檔了，祇剩下寥寥的三幾攤炒麵檔。福財摸摸袋子，一把的零角，最多兩元左右，炒一包回去吃，至少一元。他想起剛才付出的紅虎鈔，心兒裏感到隱隱作痛。拐入一條小街，迎面刮來陣夜風，福財感到有些冷，搓搓手猛發覺遠遠地來了二位警伯

。近日來政府當局實施「首行動」，半夜裏被脫光衣服檢查身體那才大「衰曉」，他低住頭急急地走過去，沒被檢查，心裏倒抽了口氣。

來到家門，門是虛掩着的。包租婆一早已睡了，各家房客也都輪身正憩。他直上三樓尾房，嘎地一聲掀開了房門，他老婆由裏面探出頭來。

「怎樣！還不睡」，福財踏入房室，拴上了門門，邊問着妻子。

「天熱睡不着。」  
福財一回轉頭，視線又接觸到妻子的大腹，心裏感到膩煩與懨懨。她正在桌旁沖了杯「阿華田」捧着過來！

「賭得這麼晏，今天贏吧？」  
「嗯……」福財脫去襯衫，接過杯子咕嚕了一大口：「你去晒吧！有孕的人要早晒，自己的身子要顧惜呀！」

他妻子坐在床沿，一手拉高被單，兀地想起什麼似地：「財！後日又是月尾了」頓了後：「這月裏不知又要多花多少錢！」

「你別想得這麼多，該花的錢總得要花。」福財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不耐煩地說：「不必你多記

掛的你却要記掛，一切我自會打算，堂堂的男子漢，拖死命也得整的起這個家！」

「會館的薪水領了嗎？」  
「沒有，後日就要開會了，那時候才知道端的，」福財說：「阿母的病怎樣啦？好了些嘛？」  
「還不是老樣子，醫生說慢慢調養會好的，沒要緊的。」

福財不由得吁了口氣，總是自己不中用，賺不了錢，不然日子過得幸福些，岳母也不必整日病魔纏身。一百多元的薪水要維持家計，還房租，零用，够什麼，……早已拖了滿身債。想起往後的日子，不禁心裏寒慄，兒子已兩個，老婆這個月又要臨盆了，按此下去不知要如何收場。「不說了，晒吧！」福財離開座位，一手將門牆角的電掣扭熄了。

房室裏是黑暗的一片……

## 二

整夜裏福財不會好好入眠過。隔房裏那掛鐘……地响了五下。睡不着，他索性爬起來，房室裏一片黯黑。他熟悉地摸到門角處，扭亮了燈光，妻子依偎着二歲的兒子

，呼……地發出鼻鼾聲。

幕地裏，傳來一陣沉重的床板聲，他知道又是隔壁那蠻牛的警告。那傢伙的牛脾氣一發便不可收拾，鬥嘴鬥力都贏不了他，亮着燈光吵了人家的睡眠總是自己理屈，他祇好把燈光扭熄了。心兒裏可氣憤地：哼！一點自由沒有！

福財倒回床上，眼膜上可接連地浮出數個陰影……他雖然只讀過小學五年級，但數年來的校役生活滋長了他的人生觀，尤其是學校裏的那位呂先生，給予他更多的人生經驗。他對自己的一切看得很透澈：父親的早故，斷送了他受教育的機會；姊姊無孝為大的觀念，更斷送了他的一生。輟學後便在母校當校役兼會館的雜工。三年來拖債得一大堆了！從會館的司閘沙里拉那裏借的二百元，每月利息卅元，外加兩個廿五元的死會和兩個卅元的死會，押當在四孀婆處的首飾，每月也得付上近十元的利息……單是這些，百多元的薪水便不够分配了。往後的日子他不敢想它，能過一天算一天是了。福財還祇是廿五歲，照理這當子正是年青有為，但是環境、生活……一再地壓制着他，他不能不另找出路……那手麻將更把他拖累了。

福財這麼想呀想，腦袋越是膨脹發昏起來，好容易隔壁的鐘聲又……地响了起來。晨昉的曙光一線一線地透進窗縫，他一骨碌地爬將起來披上件外衣，套上拖鞋便跨出房室，反手把門關了，一直下樓上學校去。

這是座老式的古屋，分「三落」，大家號為「竹竿屋」，前面是會館的辦事處，剩下的房舍是學校的校舍。

清早，學校裏冷冷清清地，福財作完了一切晨間所該做的瑣事後，學生教師還是一個影子也看不到。他默默地坐在辦公室門旁的椅上，無聊地摸弄着鷄毛帚。直到七點零五分，一位姓王的女教員，手裏捧着成大盃的學生作業拐了進來。福財站將起來，代她把作業捧到她的桌上。

「王先生，今天這樣遲，昨日晏暱嗎？」

「遲！」她笑盈盈地說：「還只是七點出頭。」

「你知道我幾點來開門？在這兒坐了點多鐘了。」

「鬼話！誰相信……」王先生說了一半，門進處又拐入一位女教師，她便將話鋒一轉：「張先生，今天這麼早……」

姓張的女教員正待說什麼，福財已先打斷了她的話：「張先生，昨日說要請你們喝咖啡今天補請。」說着他在茶几上取咖啡壺走了。

學校的教師因為他是以前的學生，多接觸說話慣了，也不分什麼身份拘束。論福財現在的處境，祇允許他白吃人家，東主是做不來的，但是他偏偏不，什麼都要跟着人家，要表瀾氣。

福財泡了咖啡回來，學校是鬧哄哄了，成羣的小學生「乒乒碰碰」地追逐着。他拐入辦公室裏，教師們多到來了。呂先生坐在他的座

位上，對他使了眼色便跨出辦公室。福財把咖啡壺一擺便跟着出來。

「什麼事嘛？」

「會館下午就要召集會議。」呂先生說。

「我知道，聽說很糟，每月收的月捐不够水電雜費，財政貼得多了，也鬧要辭職。」

「行情壞，生意冷淡，什麼都糟。」

呂先生搖搖頭，今天是輪值他當監護，便巡視去了，福財也一轉身，默默回辦公室。

三

整個上午，福財鬱鬱地一言不發。這幾個月來會館便一直在動蕩不安的狀態裏，入不敷出，月捐不足開支。他的，司閻的，還有一位財富的薪金，一直由財政先墊付着。上個月，這位財政便要辭職了。

這位老財政很慷慨，能體貼工人的苦，不惜挖自己的腰包，如換上新的，那可不麻煩了。福財會數次到前樓找會館辦事處的黃財富問消息，黃財富幸災樂禍地毫不為意，而且向他說別就杞人憂，人家頭家每人捐一筆特別捐，什麼天大的事不也沒了？福財覺得這話也對，會館往年也會有特別捐，一捐就是一萬八千；但是他心兒裏仍暗暗感到惆悵。

十一點一刻，換節鐘响過後，福財坐在辦公室裏無聊地翻閱着一本連環圖畫「空城計」，突地一個小孩子氣急敗壞地衝了進來。他吃驚地一抬頭，那孩子到了他跟前：

「阿財！阿嬌肚子痛……叫你回去。」

「啊！」福財站了起來，拔腳便向外走，另一個校工阿呆正提着一大捆的粉筆回來：「阿呆，你替我請個假，家裏有要緊的事……」

那個睜大曠子，向他扮了個鬼臉。他沒理睬地走了。真巧，事情竟會發生在今天。他就在學校附近，拐出二條小巷便是了。直上三樓跨入房室，他妻子若無其事坐在床沿。

「怎樣？」

「肚痛過了，沒事。」

福財想：反正已足月了，先送到醫院去安穩些。他便將這意思告訴了妻子，婦人家正猶豫着，猛然間肚痛又來了，按着腹部直彎着腰。福財便一把扶着她，走出房室直下樓梯往醫院去。

福財的妻可也真怪，肚痛一陣後又安靜了，來到醫院竟好好人似地。經過醫生的檢驗後，認為在四十八小時內孩子便要呱呱落地了，便讓她在醫院住下。

打醫院裏出來已經快一點了，福財感到有點肚餓，摸摸袋裏零角，兀地記起了二點鐘會館裏開職員會議，會場還未佈置呢。他把吃飯的念頭也打消了，忙着搭了十號的巴士車回學校。

福財回到學校，司閻的沙里拉劈頭便告訴他，黃財富找了他好多趟，他默默地點頭表示作答，心想還不是找他佈置客廳以便開會用。他直上二樓的客廳，將那幾張方桌排成長方形式的會議桌，又在桌上

鋪上條白桌布，四周擺上十二張椅子。

這當子，上午班已經散課了，下午班課在一點半始上課。上下午班放課上課的交替時候，秩序是甚為紊亂的，尤其這是座民房，到處是地板，腳步聲，疾呼聲……哄成一片。

福財走到「中落」，迎面阿呆跨了過來：

「什麼好事這樣匆匆忙忙……看你滿面春風，莫非是中了馬票……」

福財不禁氣忿地罵着：「中個×！哼！」

那個可沒理睬，笑哈哈地走開了。這個大呆子，近月來據說在搞着戀愛。福財就是因為早婚害了的，便有意無意地勸着他，談愛要小心，經濟更應該顧慮到，胡亂一鬧便要後悔莫及。那個可笑盈盈地當作是開玩笑。這傢伙滿是傻氣，命運似乎已經註定將比自己更多咎。

福財正擬踏入辦公室，一個小學生扯住他的衣角，說校長叫他。他打轉身子，直上三樓的校長室。校長不在，桌上二封信，一張便條，要他將信送到教育局去。教育局距學校有一大段的距離，到那邊還得等……沒三點以上別想返回。前樓的會議就要開了，他是急着要聽消息的，真有點左右為難。最後還是拿着書信走了。

四

福財公幹來，打後門直上三樓校長處給了個交帶，三脚併成二

步直到前樓去，會議早完畢了。長桌上凌亂地幾杯騰的茶、咖啡、花生壳，黃財富坐在一角發呆。

「會議開畢了，」福財趨前過去：「怎樣議決，經費怎樣了……」那個抬起頭頹喪地：「我減薪，你解職。」

「解職！」福財簡直不相信自己耳朵。

「我二百減為百五，你議決不用了，因為會館也沒甚工作，以後我的工作我還要兼作呢！他媽的，財富做雜役的工作，又減薪！」

福財為這突來的消息愣住了。黃財富所說的後半段話，他並沒聽進去，他只覺得腦袋在旋轉，發脹……

「哼！告訴你的話你全沒聽，死了嗎！」

「嘿！」福財猛醒轉來似地：「怎樣辦呢？」

「怎樣！找了老半天，你到底死到那兒去了？噴了頭路，還不快去想法子？直接找主席去，向他訴苦或者……」

福財雖為這噩訊驚愕，這當子可清醒呢！這姓黃的傢伙最好詐，專想利用人家。往年每年底，他自身想討「紅包」，却又不露面，寫了封信硬要福財簽名寄了上去，結果會館決定全部工作人員贈一月薪。

他便這麼坐享漁人之利。先幾日他還那麼幸災樂禍地，如今牽連到他的利害，便顯出另外一副面龐。自己何必這麼傻，這次就由他出頭吧。

「這個……工會我又沒加入，

又沒口才，主席那邊你熟，還是你說一聲有効力。」

那個不答腔，隨子一轉，遲疑了一頓。一向他在福財面前撒了天大的謊言，說他與主席很投契，他的才學且大為主席稱賞，此次接任這財富職位，便是主席推荐來的；如今勢成騎虎難下，他祇好默默地算是答應。

「那麼黃財富，你認為這樣哀求有効力嗎？你祇減四分一薪，我可全部光了。」

「那可難說了……他摸出盒海軍嘜的香烟抽出一根，燃上火，沉甸甸地吸了一口，嫵孌的烟霧隨即由鼻腔飄然出來，「最好是出你出面據理力爭，主席最心軟，能够體貼工人的苦……我呢！難開口……」

福財思量着，這差使到底不能拋了的，每個月少五十元的收入，月尾的會銀關便挨不過去。明知是被利用了的，也祇好硬着頭皮伴作無知。他在會議桌旁的椅子坐了。

「那麼該怎樣開口？你要指導我呀！」

「當然，」黃財富嚥下唾沫：「你就將你的苦處伸訴出來……」

驚地裏一個人闖了進來，打斷了黃財富的話。福財一轉頭，是阿呆，他還是一面孔傻裏傻氣。

「福財！校長叫你。」

福財向黃財富瞥了一眼，說等下再來，便跟着那個的屁股走了。到了辦公室旁，阿呆又似玩笑地說沒叫他，一溜烟逃入辦公室。福財恨不得就給他一老拳，玩笑那

有如此開法。他氣憤憤地追入辦公室，那個逃到窗前的辦公桌去，還扮着鬼臉。這地方怎能動武，有氣也祇好暫時強忍着。

「福財！」

福財一轉頭，呂先生在那一角招呼着他，他自然地踱步過去。

「會開了，你知道嗎？」

「知道了頭路噴了，剛剛與財富在想對付的方法。」

「對付！」呂先生直盯住福財：「我並沒替會館講話，這樣對待你實在再找不出第二間。」

福財氣憤極了：「好！頭路噴了！全不替我想，鍋要吊起來了，我想亞洲大廈跳樓我有份了，第二個，第三個……」

「會館也有苦處，這是衆人所週知的。」呂先生脫下金邊眼鏡：「一月捐不够水電開支，近來生意全沒做，無收入，這次你的工作被辭了，但每月仍可領到廿元，你想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廿元？」

「主席也知道你的家境，大家的意思議決把你辭了，廿元津貼還是主席堅決主張的……」

福財心裏交纏着好幾重的憂慮。先前在那賭場裏，他真的發昏了，可是當由袋裏摸鈔票時可醒覺了。跨出戶限，他尤其後悔起來：為什麼要貪心想贏人家的錢，如今落得分文不剩。那卅元雖無濟於大事，總還能馬虎二三樣事，現在一切都完了。

孩子可以寄託在表姊的家，但妻子即刻就要分娩，要一筆開銷。婦人家自嫁了他，便一直拖着受苦，身子是極端羸弱，前次生育已是元氣虧損了，這次分娩後身子如果再不吃一點補品，那可要害了她一生；至少打幾筒補藥針總是要的，這就先要錢！還有往後呢……

「又是月尾了，房租、會銀，這都不能拖延的。他兀地記起來了，他還欠了五姨卅元，那是上月的會銀，福財奔波了好幾日，這卅元再也想不出辦法。這老婦人極慈祥，她懂得福財的處境，由她代借卅元還了這會銀，言明這個月一併還清。如今，新到期的會銀還毫無出處，怎能談這舊帳！可是福財明白這會銀是拖不得的，老五姨是個善良的婦人，卅歲守了寡，到現在兒子才十二歲，母子倆就靠每月抽這會頭銀過活，一旦失了信用，往後誰敢再參加她的「會仔」？豈不是害了二條命？」

另外的柴米油鹽呢？先幾個月的夜間，他曾在間咖啡店炒了三夜咖啡，便停工了。福財在學校會館裏雖不是幹什麼粗重工作，但時間太長久，早上六點起得到天黑才返家，這長久的工作把他的精力消磨

夜闌，小巷裏陰森森地。

五

五

五

五

五

趁着假期，我和二叔乘上電船，到離開笨笨八英里的香蕉嶼附近的一個漁棚去遊玩。

我們所乘的電船，在海濤中航行了一點多鐘，才抵達目的地。魚棚（俗語叫加隆）是建立在汪洋的海上；酷似一座馬來人的浮脚屋。它是漁人建築來捕捉魚蝦的。屋內一切構造極其簡單，並沒有浴室、廁所、房間等設備。日常所用的物品，包括水、米、鹽、油、菜等東西，都由陸地運載來的。我們吃的、飲的都由大家動手，從洗碗到捧茶全是大家的事，全體分工合作。

晨間，烟霧籠罩着香蕉嶼，漸次又瀰漫於海面；茫茫的海洋，更顯得迷糊恍惚。不久朝陽像一把火球樣的升起，放出輝煌的紅光。這時，朦朧着香蕉嶼和海面的烟霧，已漸漸地消散了。海面被紅光罩着，好像花磚石一樣地光滑奪目；反映在香蕉嶼上，形成五彩斑斕的各種顏色，我不禁心曠神怡，一切世俗的雜念為之滌盡，我更感到自然底偉大。

午後，漁人多照例睡午覺去了；周圍更加寂靜，仰望蒼穹，白雲悠悠；下觀海水，碧波蕩漾。舉目遠眺，則見海瀾無邊，上襯碧空，下襯海波。偶爾潮聲澎湃，猶如萬馬奔騰；遙望波濤洶湧，宛若無數條白龍起伏追逐於海面羣峯之間。

黃昏，夕陽的餘波，輕吻着茫茫無際的碧波，反映成千萬種綺麗的色彩，有如雨後的彩虹，鮮艷瑰奇。蔚藍色的高空裏，數隻海鷗在畫圓圈兒，不時以突擊的姿態向海面俯衝，迅速掠過又斜斜地飛着。遠處白帆點點，間或火輪一艘，徐徐而過；船後拖着一線浪沫，給海面鑲了一條白色的長帶。

柔和似紗，輕勻如綉的浮雲，簇擁着盈盈皓月從海面冉冉上昇，清輝把周圍映成一輪彩色的光暈，由深而淺，若有還無，不像晚霞那樣穠艷，因而更顯得素雅。

海水中央，波光盪盪，跟着月亮的越昇越高，



鮫亞邱

漸漸地轉暗，終於於靜悄悄地把整個隱入夜空。只仗着幾處燦爛的漁火，和那香蕉嶼上的燈塔，依稀能够辨別它的存在。

月明的夜晚，舉首仰望，只見皓月當空，碧空如洗，水月交輝之下，真是天水一色，恰合乎「月光如水水如天」之句。每逢浪動波湧，便見金花千萬，燦爛海上，使人彷彿置身於水晶宮中。毛雨的晚夕，江面上朦朧的火點，恍如輕紗封住了綴飾在珊瑚鏡子邊緣的鑽寶。月明的晚夕，清爽的柔風鼓動起銀蛇般的微瀾，有如大海在對着月華自語。一盞盞暈紅的漁火和香蕉嶼上的燈塔，像是海上的星辰，又像是衰老的漁人，昏花的眼睛淒涼的投射在海面上。

平靜的海面，有時括起海風，波濤洶湧起伏，發出怒吼。令人興起風雲莫測，世事滄桑的感懷。夜深了，海潮的演奏，催我入眠。

漁人每晚起來「捲網」捉魚四五次，我雖然不會幫助他們，但我總是懷着一顆興奮、欣悅的心，呆望着跳躍在網上的魚兒。

住在「加隆」裏就宛如置身於萬頃海浪間，周遭是一片白茫茫的水，緊緊地圍繞着我們。站在木板上，無論你向左向右向前向後，只要你舉目一望，海的幽玄、奧秘、雄渾立刻使你的心神為之陶醉。面對着這一切無言之美，有時會使我覺得生命的美麗；有時又會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景色的變幻隨時都感染着人的情緒。

整日住在喧嚷叫囂的狹窄中，一旦到了這靜謐安閒的漁棚，舒暢得好似置身於天堂。

前後在魚棚住了三天，我不禁動了歸思；當我要離開這個住了三天的「加隆」時，大家都流露出依依惜別之情。船直向歸途駛去；當我回首望過去，茫茫無際的藍天碧海已漸漸吞沒了我留連數日的魚棚，心頭不禁感到惜別的惆悵。……

——追記於笨笨珍

殆盡，晚上再工作，的確支持不來，便把兼工辭了。傍晚他又找咖啡店頭家去，但是那工作早有人接了……

拐出小巷，在路口趕趕住了。好吧！他毅然地越過馬路往海濱去。福財此刻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三個月前，報上載第一個由亞洲大夏頂上跳樓自殺的消息，他曾經多次向人家開玩笑似地說這玩意他總會有的兒，沒想這話竟應了。

福財低低頭，想……走……來到了花園角，他抬起頭，這高聳的大廈，頂上大放光彩，隱隱地還聽到音樂聲。他越過馬路，兀地一輛流線型的汽車，「哇！」一聲在他身後停住，車門一開，衝出四五人，嘻嘻哈哈地直跨大廈。嚇了福財一跳，不由氣罵着：「哼！他媽的……」驀地裏腦海裏浮上連串的影子，不能死，一跳即完了嗎？沒有，妻子呢？兒子呢？欠債呢？老五姨母子呢？可是活着也不成呀！錢呢？錢呢？錢……就爲了這二百元跳樓，那太不值得！這數目在富人尚不足九牛一毛，在窮人那可不得了。呂先生是個好人，好幾次幫過他的忙，但是與他一樣窮呀！吓……好人都窮！福財又想起了在醫院的妻子，這婆娘，自結婚來不會予她幸福過，可是她並無怨言，自己一死，令得她母子半生不死，那更糟！不能死！不能死！他倒抽了口氣，打轉頭……再苟活一時……可是這大廈他終要光顧的，第二個！第二個！

完



# 風砂、黃河、麥浪、騾羣

古梅

離開T城已很多年了。在這不短的日子中，我到過許多不同的地方，但在這些地方，我却沒有找到我喜歡的那種情調——那漫天的風砂，冰凍的黃河，微風中的麥浪，在蒼茫的暮色中慢慢的騾羣。

抗戰的時候，跟着父親穿過了半個中國，到了遙遠的西北，在許多個西北古老而幽靜的小城中駐足。只是在T城住的最久，在心中留下了最難以忘懷的記憶。

我們住在鄉下，那裏充滿了樸實的中國的鄉村美，是那裏安祥而恬靜。要是起風的日子，舉目四望，看見的只是一片黃色；假若天氣好，那麼黃昏時，站在村口，可以看見夕陽下殘缺的城牆，再走近些，說不定還可以看見那穿長褂，在城牆上度步的老先生。轉過去，可以看見彩霞照耀下的高聳的圍寨，寂寞地挺立着，默默地守候着世代的交替。古時，它曾有過光輝的事蹟，那厚厚的寨牆會幫着寨主防衛過兇悍的侵略者。寨的外面有着深深的人工河，那是被稱為護城河的。但自從西方的炮火使這些河水失去功效後，它就漸漸地被人忽視，後來終於乾枯，只留下了深深的溝，供人憑弔。

鄉民們雖然只以畜牧為副業，但比較富裕的人家差不多都有羊羣。我們的房東也有幾十隻羊，每天都由他那十幾歲的大兒子放到山坡上去吃草。有一天，乘母親外出，我也悄悄地換上一雙舊布鞋，跟他去放羊。這是我第一次爬山，遇見陟斜的山坡，就只能哭喪着臉站着。房東的孩子一面照顧羊，一面還要拉我，他怕我跌倒，幾次

要我回去，我一生氣，就站在山坡上怎麼也不肯動，一面却偷眼看着白色的小山羊矯捷靈活的小身子，心裏煞是羨慕。爬高了，看見了那遠橫在大地上的黃河。那時我還只能把自己的名字像螃蟹爪子似的畫出來，自然還沒資格讀李白的詩。但小心靈中却似乎已暗自愛上了黃河的雄偉奔放，而那連串房東老太太說過的關於黃河的神奇故事，又使它頗添了一份神秘的可愛。除了看黃河之外，我還在陽光下和小小的白羊羣在一起，小白羊是那裏溫順善良，好像和誰都能做朋友，而且從不傷害別人。從那時候開始，一聽見人家吃小羊肉就會感到心酸。一天是那裏容易就過去了，當村中飄起了炊烟，當古寺的鐘聲響過了原野又靜靜地消靜失在山尾時，我們趕着羊羣回家，口袋裏裝滿了野花和野生的酸果。

也許是離山太近，狼就常常在村中出沒，尤其是夏天的晚上，不但羊圈常被牠光顧，小孩子也常被牠銜走。失去孩子的母親在第二天也許會在村外的野地上找着一些孩子穿的衣物，或是吃剩下的小腿，說不定腳上還穿着她親手做的虎頭鞋。於是，這悲耗就迅速地傳遍全村，母親們除了更加小心的守護自己的兒女，晚上太夜就不敢在外乘涼之外，還會誠摯地跑到不幸的母親那兒對她多方安慰。在那融洽的村落中，隣舍的哀傷就等於他們自己的哀傷。

村子的前面有一條大道，大道上沒有飛馳的汽車，道旁也沒有堅立的電線桿；那時，西方的文明還沒有伸展到這偏僻的角落。在大道上，我只常看見一隊隊的馱着貨物的騾馬羣走過，騾羣

遠了，留下的是揚起了的黃土，有時，道上也有牛車來往。每當看見了空車，而那車主又是我認識的人，就會讓他把我拉到車上坐，假若那人是最喜歡我的王家爺爺，那麼在經過路旁小店時，他就會跳下來買一些芝麻糖給我，看着我吃，一面還說：「好吃吧？下次再買！」然後就用粗糙的農夫的手撫撫我的臉，叮嚀着不能吃太多的糖，要不然牙齒會壞。啊！那神氣，簡直就把我當作他寵愛的小孫女。牛車不急不忙地在土道上滾動，我呢？也不吵，安份地坐着，讓身子在牛車中輕輕地搖擺，望着風中的麥浪，望着孤單地躺在道旁的塔影，再望望車過後土道上留下的深深的鐵輪車痕跡，心裏似乎也產生過一些說不出的感覺。

誠樸可愛的農人們從來沒有聽說過聖誕節，對陽曆新年也是漠然視之，但對每一個中國節令，却非常重視，而尤其使我難忘的是端午和七巧節。端午節特別流行戴荷包，荷包是用各種顏色的綢子做的，裏面放着香料。荷包只有小畫章那樣大，女孩子們就繫上絲帶

徐訏先生近著

## 燈

(短篇小說集)

總發行：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掛在胸前。花樣很多：猴子、小孩、瓜……什麼都有。我做針線的能力直到現在也沒資格縫這些精巧的玩藝兒，那時就更不要提，況且母親又不肯抽空給我做，於是，左隣右舍的姊妹們就大批大批地送給我。我把自己喜歡的、好看的，掛在胸前、床頭、牆上，不好看的就全送給母親。這些香包在以後不斷的遷徙中已一無所存，而我在別的地方，也再也找不回那如此精美的手工。七巧節也是女孩子們的節日，一吃完晚飯，大門口就擺上了香桌，供起了織女，誠心的年青娘子，未出嫁的姑娘都穿着乾淨衣服出來了，燒香叩頭，希望織女能給她好的技巧去織布紡紗。我也趕在裏面乘熱鬧，也許不夠誠心，織女就一直不肯賞臉，收我為徒弟。她們還傳說七巧晚上十二點單獨躲在葡萄架下可以聽見牛郎織女在天上相會時的談話，我信以為真，那年晚上死命地不肯睡覺，父親母親都禁不過我。但十二點過了，我自己像個傻瓜似地坐在葡萄架下却什麼也沒聽見。事後我還設法為天上的情侶解釋，說他們講話聲音一定太小了，不能從天上傳到地上，要不然就是太晚他們已經睡着了。

在那裏，織布、紡紗、做鞋，幾乎是每一個女孩子都會的，我們的房東太太也會。看着她右手搖着紡車，左手拿着棉條紡成細紗，好像很容易，就有點手癢，只是母親不肯讓我試，說我糟塌人家棉花。中午，母親睡了，我偷偷地從床上爬起來，拿着小板凳到大門底下有風的地方看房東太太紡紗。看着，看着，房東太太了解了我的心情，就偏過頭來對我笑笑，低聲說：「來紡吧！」我早就等着她這句話了，這時自然就連忙坐過去，如願以償地搖起紡車。可是，紡不到一尺紗就斷了，把紗接起來再紡，不到一尺半又斷了；偶然幸運紡成了一些，那紗也是粗粗細細，鬆鬆緊緊地羞於見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得滿身大汗，出了一陣子醜，就怪沒趣地站起來了。那次以後，我就沒有勇氣也沒有機會再動車。重男輕女的觀念那時還普遍地存在着，廿多

歲的婦女沒有生兒子就開始着急了。逢了年節就去燒香，到送子娘娘的廟裏叩頭，用各式各樣的方式表示她們的誠心。例如辦一塊送子娘娘廟中泥娃娃身上的泥吃下去，或是三步一拜地拜回家。我第一次看見這情形，奇怪得不得了，不懂這些人為什麼這樣不講衛生，這樣多禮節，就大聲地問東問西。母親拉着我的手，叫我少囉囉快閉嘴！因為求娃娃的人聽見我的話會生氣的，甚至於求不出孩子，也會歸咎於我的多事！

但在這一些事情中，最使我難忘的還是黃河冰裂時那震撼天地的可怕的聲音。每年冬季，總有一些人會死在黃河。在渡冰凍的黃河時，一不小心走上冰薄的地方，就會沉下去，再也爬不起來。有時是人，有時是馬，有時是整輛的大車，

## 日曆力匡

我曾經完全相信日曆的指示，無論在桌上的或掛在牆邊，讓它告訴我甚麼時候夏至，甚麼時候就會過年。

它有紅字時我就休息，它說雨水我趕快修理屋簷，它說現在是立春了，我就像看到了外面繁花滿園。

有些日曆大方樸素，上面有美麗的風景畫片，有些日曆像老太婆一樣囉唆，吩咐你元旦出行要朝東面。

把日曆一張張撕去了實在可惜，

在嚴寒的天氣中，沉入河底，埋在結冰的黃河之下，該是一件多麼令人胆顫的事！

在那遙遠的地方，我有着數不盡的兒時記憶和趣事。如今年復一年地，我踏上了陌生的土地，年青的心靈也仍企求着飛向更遠的地方，但這一切都無法阻止我對過去的懷想與思念。兒時的遊伴現在早已長大，甚至成家立業；慈愛的長者也將老態龍鍾，甚至已安靜地躺在蔓草掩蓋着的土墳之下。只是那時時縈繞心中，似雄偉，又有點淒愴的情調大概還依然如故——那漫天的風砂，冰凍的黃河，微風中的麥浪，黃昏中慢步的騾羣……

（一九五七，二，改書）

我又不想在上面劃上污點，我用的案頭日曆有一次使我失約，當一陣輕風把昨天的一頁蓋上今天。

日曆告訴我十二月是寒冷的月份，會刮風結冰雪花舖滿稻田，於是我穿着大衣披上圍巾外出，在小坡的街上晒得頭頂冒烟。

日曆又告訴我二月屬於和暖的季節，有開花的玫瑰和蝴蝶翩翩，我只穿單衫短褲就到金馬路去，幾乎在高原上得了肺炎。

從此我只相信自己的感覺，把日曆當作文明的最大謊騙，不管甚麼時候只要我幸福快樂，就在十一月裏我也說是明媚的春天。



埃及及穆安奈斯作  
馬摩西譯

賽密哈姐姐：

我自離開了你，心隨時在惦念着你。昨晚因對國家服務的工作忙碌，沒有睡一會覺，我感到很辛苦。這項任務是伊格巴勒小姐誘我來參加的，謝謝她的騙哄，她沒有效慮別的，只是要我吃點苦頭罷了。假若她看到我現在的情況會說是一種災禍吧，為什麼我會在軍醫院裏，由早到晚盡心竭力地在困苦發生關係呢？

我在傷兵的病床行列中忙碌着，原先我希望能與梅地罕、莎米亞、伊格拉麗幾位小姐共同在一處做看護的工作，但是你最了解我的命運，我只有和她們分手了。明天我們全都得穿上軍服，我被委任做少尉，聽說凱瑪瑪理君將和雅斯利小姐訂婚，這是真的嗎？你的意見怎樣呢？

現在是晚上六點鐘，我想總會有回家休息的機會了，豈料我們忽然奉到繼續服務的命令，因為有一批傷兵，一會就運到了。你能和我通訊嗎？再見，親愛的姐姐，祝你安好。

賽密哈姐姐：

假若我對你說昨夜是我有生以來，最不幸的一夜，並不過分。昨晚運來了九個傷兵，他們大多數的情況還好，只有四人必需馬上施行手術，因此把他們單獨放在一間房裏。兩位內科大醫生被召來替他們施手術，我和其他兩位女護士被派在旁協助。開刀的工作到深夜三點才完成，我精疲力盡，急需有片刻的休息。但這些傷兵中的一人的情況很惡劣，必須時時刻刻在旁守視他。

賽密哈姐姐：

我過去兩天沒有給你寫信，就因為上次信中對你提過的那傷兵，佔去了我的整個餘閒時間。他真是個奇怪的人，他在病榻上從不開口說半句話，也不要吃要喝。你已知道昨天的氣候真熱，心口渴得不斷地喝水，我發現他定睛看着水瓶，心裏似是迫切地要喝水，但他却不肯開口索取。我於是出聲問他道：「你口渴麼？」他垂着頭表示要喝水，我把水瓶遞給他，他喝了一杯之後又是一杯，喝個不停。我就問他：

「你既是口渴，為什麼不開口要水喝呢？」

「我怕麻煩你。」  
「我在這裏是專門服侍你的。」  
他勉強睜開眼睛看着我好大一會，沒有說什麼，過了幾分鐘，他才出聲說：

「你能幫我點忙嗎？」

「你只管吩咐好了。」

「我想請你替我寫幾句話給媽。」

我領會了他的意思，立刻拿起紙筆，準備替

他代筆寫信，他所要寫的幾句話，只是向他的媽問候，請她放心。繼後我由他的口中，打聽到他媽的名字叫蘇哈萊，居住在埃及北部底目鴉特省的鄉下。她的年紀已老邁了，自丈夫死後，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孩，其中一個兒子死去，現在受傷的這個兒子的名字叫穆罕特勒。女兒的名字叫莎克雅，已經出嫁，丈夫替人看守田莊，生有四個兒子……

我拿着寫好的信要去投郵，我去到家裏時，把五鎊錢放在信裏，一同寄給他母親。我這樣做，心情是很快樂的，等於說我做了一件好事。

當我回到醫院時，把這消息告訴傷兵，你猜想他該怎樣對我表示呢？他却改變了態度看着我說：

「為什麼？你要那樣做？」

「爲什麼？……這只算是小小的幫助罷了，可使你母親的生活，較容易些。」

「你怎麼會知道她困難呢？」

「你會經對我說過，你是她唯一的依靠，她是極窮苦的。」

「但我沒有對你說過她需要人幫助的呀。」

說：

「我該謝謝你的好意，你允許我在短期的機會裏奉還吧。」

我把這件事報告醫院的主管，他似有將就我的意思說：

「你願意調到軍官病室去服務麼？」

我立即回答道：

「不，我情願服侍傷兵。」

賽密哈姐姐：

今天我的表兄載拉魯到醫院來看我，使我很難堪。他的小鬍鬚，使我一看見，就情不自禁地，引起內心的騷動和不安。他在病床間兜轉着，就像平常愛開玩笑似地，說了許多極下流的笑話

，聲浪充滿了整個病房。帶他進來的是一個尉官，我發覺他倆似曾相識，就如想像所有的男子都應該是親戚朋友一樣。

我當時正幫助護士更換包紮傷兵穆罕特勒的膠布，他的傷勢比較好了。戴拉魯在旁打趣着說：

「少尉閣下，我們很應該向你立正敬個禮吧。」

傷兵穆罕特勒用眼盯着他堅決地說：

「那是最應該的了。」

我們替傷兵敷藥及包紮的工作做完了，護士正欲離開病室，我也要跟着她一同走出時，我却發覺傷兵穆罕特勒正注視着我。他的面上現出非常苦痛的模樣，我問他：

「你要什麼嗎？」

他靜默了一會說道：

「這位先生是誰呀？」

「他是我舅舅的兒子，名叫戴拉魯，但願你能對他起了好感，他是一個律師，很富有。」

「啊，敬愛的小姐，他那有你有富貴呢？」

「真的他很有錢，他的父親……。」

傷兵打斷我的話搶先說：

「絕對不能和你比較，你的良心等於幾百萬呢？」

姐姐啊，我應該向你坦白地說，我對這種評論，是感到非常榮幸的。我第一次發覺人類真實的感謝，或者他對我在說內心深處發出的話，在這一會工夫罷了，我感覺我的生活是有益處的。

## 五

賽密哈姐姐：

我聽到令尊老伯父生病的消息後，心中生出許多難說的苦痛，我也知道你在短期內，不會來看我了。

我把你的來信，重複地讀了幾遍，你說：

「究竟你爲了什麼？幾乎你所談的話，全被傷兵穆罕特勒所佔據了。」

我自問自答地想，假若我在信中專對你談阿沙瑪，或賽拉蒙醫生的情形，你也許會感到詫異，因爲這兩個人都是有面子的紳士，而且是翩翩的少年。至於我對你談的這位傷兵穆罕特勒，他爲了國家，奮勇殺敵，幾乎斷了腿，難道說在你眼裏，他不是人嗎？是的他是一個窮苦出身的鄉下人，他生長在埃及北部的偏僻地區，是否說我們生長在京城裏的人，把入道的界限，只限於到京城的花園城高尚住宅區爲止。如果是真的，那種人道觀念的界限，未免太狹隘了。

親愛的姐姐，我得告訴你關於這兵士穆罕特勒的最後消息吧。

今天他的長官隋德格中校來看我，他告訴我這個聰明的青年怎樣受傷的情形。

那時他奉命看守着埃及載運軍火的汽車，這是隋德格中校派去急濟前方作戰的部隊，埋伏在路旁的敵人就向汽車進攻，想搶奪軍火，車夫已被殺死，但這英勇的埃及人，却奮不顧身地和猶太人的一隊人馬戰鬥，使敵人受到嚴重的損失。最後他發覺敵人將佔有卡車時，他馬上用汽油把汽車焚燬，並迅速跑開，然後仆倒在地上。

汽車爆炸時，他的全身都被碎片炸傷，腿上的傷勢，特別嚴重，但他仍支撐着痛苦，抵抗敵人。直到後方發現中途有敵人劫車，派了援軍前來驅散敵人，又輸送了軍火去供應前線作戰的部隊，這就是穆罕特勒所貢獻的功績。

我們這兩家的尊貴的兄弟們，聽了這消息，不知作何感想。他們養尊處優，以爲他們是國裏唯一的人物了吧。姐姐，你猜猜這位勇士每月的薪餉有多少呢？只不過一鎊半罷了。

## 六

賽密哈姐姐：

不知是誰促使我爸爸在今早十點鐘，到醫院來看我。

原先他走進病房來，就像平常一樣，隨時表現出和藹可親的態度，他走進每一個傷兵的病床

前，問我這些傷兵的名字，他仔細地看着穆罕特勒，似對他的不幸，表示同情。

我送他走出病房，再到我的寢室去休息時，他意志堅決地對我說：

「難道說你這種白天黑夜都忙着服務的心，還過不了癮麼？我最初贊成你到傷兵醫院來服務，只是讓你找一點消遣罷了，但你自己虐待自己到了毫無限度的地步。你該知道你的體質是異常軟弱的。」

「你說的恰恰相反，我近來發現自己的健康很好，睡眠比以前甜蜜，過去打擊我的頭暈症，已不知去向了。」

「你聽着，我不願和你說長道短，我總是放心不下。」

「爲什麼？我不是很幸福的嗎？」

「這自然囉。」

他說完話發出滿含魔力的笑聲，你知道我是多麼敬愛我父親的，但他這次的笑，使我感覺好像一團火似地向我燃燒，向我襲擊。我說：

「爸爸，我猜想要對我說什麼嗎？」

「你不是已經知道我要對你說什麼嗎？」

「在你還沒有說出以前，我怎麼知道呢？」

「那你聽我說吧，前些日子，戴拉魯到此地看到一些不愉快的事。」

我聽了不禁怒火中燒，生平第一次我在父親的面前發脾氣。我大聲地嚷着：

「戴拉魯，……啊，誰是戴拉魯，他爲什麼也來干預我的事呢？」

「我已同意你和他的婚事。」

他於是歡笑得連嘴都合不攏，多虧他是個善良的人，他似是在等我回話的樣子，忽地停止了笑聲。我說：

「啊，爸爸，抱歉得很，如果我本身對戴拉魯君的厚愛表示冷淡，他想和我結婚的熱情會增加麼？」

我爸爸聽了，立即變了臉色說：

「你看不起他麼？」

「我情願和魔鬼結婚，也不願意做他的妻子。」

「你只願爲一些傷兵服務，却不知你的女朋友们都在窃窃私議你呢？我等你回家共進晚餐，我已叫戴克醫生替你寫了一張病假證明書，我已遞交給此地的醫務處了。」

他說完話就走出我的房門，回家去了。我沒有按時回家，自然是等待工作的完畢。

## 七

賽密哈姐姐：

約莫午後五點鐘光景，醫院的主管長官把我召去說：

「啊，莎米亞小姐，我很抱歉，我接到軍醫處的命令，可以讓你停止服務工作。」

「停止我的工作？究竟怎麼回事？」

「你不是會經求你父親替你告病假，說你肝病復發麼？」

我隱藏着我內心的憤怒，加強地否認那是我的心意。那只是我父親所做的計策，還居然是根據我的請求。醫官已意識到我的詫異心情，他再說：

「若你願意留下繼續工作，我們很歡迎，只是你的健康問題，由自己負責好了。」

我於是轉變成喜回答道：

「是的……我願意留下來……我的健康自己負責。」

醫官取出了一張表格，要我依式填寫并簽了名。

我再回到病房來，看護們迎過來在門口的走廊對我說：

「動靜大人剛到此地來呢。」

「他是誰？我爸爸嗎？」

「是的，是令尊，剛才他來帶着許多禮物來分送給傷兵們，還親切地和他們談話。」

不知爲了什麼，這一會工夫我的心忽然害怕得跳了起來。我加快脚步走進病房，好像我已失

棄了傷兵們的模樣。但我却看見他們都已打開了點心在吃。他們見我來，不約而同地向我含笑注目，表示感激。他們都讚美着我父親的善意，只有穆罕特勒却不言不語地沉默着，我走近他的病床去探問他：

「爲什麼你不吃糕餅呢？」

他笑了笑說：

「我不想吃。」

「爲什麼不吃呢？」

「不知道……我求你不要再問我吧。」

「但我不得不問問你呀。」

「你去問動靜大人吧……他知道的很清楚……請你把點心拿開，好麼？」

「你得告訴我，他說了些什麼話嗎？」

「不知是誰對動靜大人說我是可憐人呢？」

「他對你這樣說嗎？」

「是的，很遺憾！我一時礙於情面，沒有譴責他。」

「那你對他說什麼呢？」

「我對他說：大人，我不是可憐人，我是個受有勳章的士兵。他說：我女兒對你的尊敬，使你頗生一種思想，誤認自己是什麼人了。我說：

我不是爲你女兒的尊敬，但我的長官們是器重我的……我現時不願向你領教什麼，你沒有做出轟烈的事，至於我很滿足自己的工作。我保衛了自己，也將保衛你，這個國家我爲它而戰，它不僅只是我個人的，也是你的國家……他聽了我這些刺耳的話，很不高興地走了。」

## 八

賽密哈姐姐：

我一生從未受憤怒佔有過，就如我對你寫信的這會工夫所發生的……我的心似失了感覺，也不知環境的優劣如何。我在醫院徬徨了一整天，心緒很紊亂，幾乎無法統一了思想。晚上我回到了家裏，看見我父親坐在他房裏的靠椅上，以前我每次看見他坐在房裏時，他總是容光煥發，襯

托着細軟的白髮，內心充滿了喜悅。但這次看見他的情況，却完全兩樣，使我感覺他是一個非常驕傲自大的動物，我一走進房門，他就出聲對我說道：

「你對那個可憐的傷兵做些什麼呢？」

他又取下了眼鏡微笑着說道：

「你就這樣不向我問好和敬禮麼？難道說醫院已經使你忘記情感和禮貌嗎？好的，你就隨便吧。」

我於是反問他說：

「爸爸，你怎麼一開口就對我問起傷兵來了。」

他稍稍改變了態度說：

「你表哥的話對的，我現在明白了。」

「這關戴拉魯什麼事呢？」

「是的，他注意不該他注意的事，但我現在要明白你這樣過分憐憫那傷兵的秘密是什麼？」

「你說這個嗎？對的，我的義務對每一個傷兵都應該憐憫，難道說你對他們不是也該同樣的憐憫憐憫嗎？」

「這自然是囉，但我說的是指這個傷兵本身的問題呀。」

「你要說什麼呢？」

「我所要說的是你近來的行爲是可恥的，已引起你表哥戴拉魯和我以及一般人的注意。」

「我的行爲可恥嗎？」

我走進我的房裏去一會，携帶幾樣用品，向門外走出時，他高聲喊：

「你要去什麼地方？」

「我要去心裏想去的地方，我有要緊的事情呀。」我說：「爸爸，你對我這個陸軍中尉說，你想阻止她所要執行的任務嗎？我去了。」

「你違反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要服從比你的意見更高的意見哩。」

我走出門來，他用那難以形容的憤怒和恐懼的眼睛看着我走。

九

賽密哈姐姐：

你自然知道我是回到醫院來工作了。我因為反抗父親的意思，所以我現在是寄宿在姑母艾美娜夫人的家裏。我父親很生氣，限我三天內回家，否則要和我脫離父女關係。當時一般親戚朋友們，他們都熱忱地出面調解，我碍於情面，只好回到這牢籠裏來。我父親答應讓我在內三星期後，可以考慮我的意見，就是由我自由選擇。但在這軟禁的時間內，讓我聽不到醫院的任何消息。如果你的想像不豐富到極頂，那你對我所提的心事，你不會感到詫異吧。真的我已愛上了這個聰明的傷兵穆罕特勒，我的心已和他的心連繫在一起。

我在家內過了三星期，有一天醫院派人來通知我，要我去探望傷兵穆罕特勒，說他迫切地要看見我。我對這件事沒有考慮的餘地，我明白他是造成我和父親爭執的重點，但我不顧一切地去了。

看他，才知道他已準備再回到戰場上去。你不認識這人，自然不知道他有天生的勇敢、高尚和犧牲的精神。他的健康還沒有恢復，他又要回到戰場上去打仗了。

他以憂愁的眼光看着我說：

「我會勞累你嗎？我請你到醫院裏來，只是爲了在我動身前，當面向你致謝。」

「啊，穆罕特勒，我用不着你感謝，……我倒因你而感到自己有了榮耀呢。」

「既然有你喜愛我，死亡不算一回事了。」

「但願你能安全地歸來。」

「你要我回來，我想一定是有所希望的。……請問我回來時能找到你嗎？」

「我很盼望能同你一道去。」

他拉我的手親了一親吻，他抬起頭來看我，眼睛都溼潤了。我安慰他說：

「你願意我照顧你母親嗎？」

「那我得先謝謝你了，我已成了你的俘虜，

我們當兵的人，生死難料，說不定我這次看見你，算是最後一次了，明日午後我就動身了。」

十

賽密哈姐姐：

我回家時，我父親忽在廳裏等我，他好像又用非難的語氣質問我道：

「剛才，你到那裏去？」

「我去送開赴戰場的兵士們的行。」

「你不是會答應我不再到醫院去麼？」

「是的，但我有不得不去一趟的苦心。」

「是不是向他送行，是嗎？」

「是的，他是埃及的英雄，我這樣做感到很光榮。」

「你這偽裝美麗的醜鬼，你忘記我從你小時就疼愛你到大啊。」

(以下轉封底內頁)

# 夢原集

## 車輪

黃懷雲

那急滾着的車輪，奔馳過原野，越過峻嶺，載着許多美好的願望和良辰，把他們全都擲向未來的夢的邊緣……

那急滾着的車輪，越過峻嶺，渡過海洋，載着許多美好的愛戀和幻想，把他們全都擲向未來的夢的邊緣……

讓那顆顆年青的心，爲着他們的美夢去追逐找尋……

讓那顆顆年青的心，爲着他們的美夢成敗而歡樂傷心……

那急滾着的車輪喲！你可曾滾去我生命裏的不幸？

### 用不着

用不着笑我像蝸牛一樣遲鈍，我的性情、行爲，當然只有我才会知道，背着像蝸牛背上一樣重的担子的生活，難道對萬事不要像蝸牛一樣地細細觀察和檢討麼？

用不着罵我像魔鬼一樣不愛光明，我的志向和追求是什麼只有我才会明瞭，比魔鬼還要凶惡醜陋的裝着虛偽的面具我早把他們看清，當然更不會讓他們也知道我面貌是那一型？

用不着對我讚着無限的美好，好壞在我却從不斤斤計較；艷麗清香的花兒也有萎謝的一天，更用不着說那些尿糞既然也可做肥料……

### 只長咀巴的人

不知是環境迫人？抑是時代造成？或是自然生成？——這個怪樣子？有許多的人，近來只長着嘴吧……

在我生活的小小圈子裏，整天都可以聽得只用嘴巴呱呱叫的人，「喂！我的朋友！你還沉醉在夢裏嗎？振作呀！我們都是魯迅的弟子呵！我們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踏出路來呀！現在的時代，凡事都不要依賴別人才好的；這麼一來，更顯得我們上進有爲……」

「喂！我的朋友！這題數學難死了，喂！借來……」

在我生活的小圈子裏，我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聽來的，何況那些變幻難測的只用嘴巴的人的語言？更不會相信魯迅的弟子是這樣子的？

一個沒有志向，沒有主張的狗瘋子，自己從來不敢向現實挑戰，向困難抵禦，只憑着嘴巴，借着聖人做自己的宣傳品，擋劍牌，心想讓人家誇說自己也是一個有爲而又異常上進的人，那麼，飛來的利譽也不錯呀！其實，於我看來，這到底還是空洞無味的……

## 偉大底勞動者

· 水 白 ·

他們，  
裸着上身；

赤着雙腳。

在火傘似底太陽下；

在火熱底碼頭上。

啾啾啾地哼；

出盡了全身底力量，

把一包包沉重底貨

物掙在肩上；

一步步地掙扎着，

一滴滴底汗珠；

不斷地流着，流着，……

那是力和苦底結晶。

唉！

有誰了解他們底痛苦呢？

有誰同情他們底痛苦呢？

偉大底勞動者啊！

我在這半明不滅底煤油燈下，

爲你們祝福！

## 我曾經

· 李影 ·

我曾經鑽入陰暗底近打橋下，

這裏底生活永遠失去了陽光！

人們底麻木的神經已刻上一個「真理」，

——世上一一些人底生命應受着煎熬。

我曾經溜進熱鬧底舞場，

這裏瞥不見饑餓與哀傷；

——那舞娘底淚珠和青春，

已變成賓客底美酒與香糖。

我曾經步入黝黑底後巷，

這裏竄動着一羣猛獸與羔羊。

——那血和淚底交迸，

將變成血紅憤怒底海浪！……

## 熟習的聲音

· 思影 ·

寒冷的夜

高空無月亦無星

一聲聲熟習的喊叫

劃破了夜的寂靜

每夜

每夜

那熟習的聲音！

賣包呀！賣包……

似病人的呻吟

似夜蟲的悲鳴

深深地感動了我的心

我凭窗下望

只見那叫賣者的孤影

慢慢地街尾消失

那熟習的叫賣者

慢慢地聽不見……

## 活躍的生命

· 凌宇 ·

這生動的季节

這難忘的日子——

呵！生命在沸騰

沸騰在青春的時代裏

就像澎湃的江河

就像爆發的火山

那無限偉大的力量呵

湧現出英勇

果敢的精神

那衝激迴盪的熱力呵

就是生命之火

在土地上

在原野裏

吐出熊熊的火舌

點燃了別個生命

鼓舞了別個生命

呵！生命之火在燃燒

照亮了大地上

照紅了半片天

歌唱吧

歡騰吧

活躍的生命呵

在多難的土地上

開花結果

在動盪的年代裏

完成了偉大的任務

# 芭園的劫難

黃愛民

芭園，溼漉漉地，受了雨季中連綿不絕的雨水，怕要再釀成一遭洪水之患吧！唔，瞧……東園那插植着蕃薯藤的半片地皮，泥墩排的行列間，怎地全然變了泥黃色的池……呢……這種現象是不好的預兆啊！要不趕快把「加單」都「撤退」，怕又要再來一次「減頂」，到時沒地去，兒子呼爺娘，哭喊連天……那就晚了！

亞宋伯痛苦地把旱烟吸着，他的脚正踐在泥黃色的水裏，臉上浮起青筋，乾癟的嘴角蠕動着……他老也着實可憐，剛從娘胎斷臍出世不過十來天，便逢「減頂」的大水神，將他連同他的家庭捲到一個芭園又到一個芭園，最後捲到這塊盡劫數的芭園……說來，亞宋伯就是一條「溺水命」，……喀峇……倏地從峇樟樹上騰出一隻烏鴉來，又消失在另一株叢密，陰森的野樹上，喊了一陣使人心煩的叫聲。這當子正是沉沉的昏夕，蒼蒼茫茫的天色中，飄飄忽忽的又要起大風了，冷冰冰的周遭，也着實淒涼，除了昏鴉的悲啼外，亞宋伯的心裏也彷彿起了共鳴，有意地嘆了又嘆。

亞宋伯不知被什麼妖魔鎮了魂似的，一動不動，兩道眼光，凝成一道網似的掩覆在貯滿黃泥水的園子裏，臉上的青筋浮得更突出了，更顯露了，似乎要被空騰出幾條來。——唔，這劫運的確又將到來，這塊芭園的「加單」要是被這麼一洗禮，啊唷唷，可能把這條老命往江海溺哪，辦法是三頭六臂也搞不出來啦……啊唷唷……這條「溺水命」……也罷，天公有意降下的劫難，我亞宋活得來當然也受得來，管他的……旋而又想：辦法仍然要找呀……自家老伴病躺在牀上也够多時了，看着奄奄一息，甚而嗚呼哀哉也是不成的，狗子年紀又小，懂吃不懂做。况且欠人的債日日堆高，原指望這一次能好好地收穫一番，但料不到又來了霉運，偏下起個把月頭的雨水，一切生產都遭了殃，剩下一些「加單」苦苦辛辛只能維持暫時的溫飽，如果又再來一回「減頂」，叫人往什麼地跑？……啊唷唷：辦法仍然要找，但是到那兒去找呢……

亞宋伯看着漸漸晦暗下來的天色，便想到草廂房裏正躺着的貧弱的老伴，也許正在「啣啣呵呵……」作苦痛的呻吟吧！黑黝黝的盡頭刮來幾陣異常冷酷的寒風，即刻使他不安起來，如將臨大難般，把頭抬向天角，心裏頭像懸上了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地起落着，不安極了。

亞宋伯踩着泥濘的小徑，愁愁淒淒地往舍裏面走。在黃昏中悲啼的烏鴉正叫出了他的苦衷。世間的一切不幸，一切的恐懼，一切的悲哀，真莫過於大雨將要傾盆的時候啊！

## 二

托福上蒼……一夜相安無事地渡過了。  
天剛黎明的時候，竟從雲層裏漏出了陽光。  
亞宋伯荷着鋤，帶着耙，後頭跟着狗子，都懷着興奮的心情，踩過泥濘的小徑，到芭園去耘種。亞宋伯心裏尤其充滿着希望，恨不得趁晴朗的時日，一鋤就鋤出遍地黃金來。

積滿在一部份芭園地帶的雨水，自然沒有退去，唔！陽光都出來了！還愁它作甚，樂得讓它肥沃一陣土地，也不是壞事啊！這當子亞宋伯的想頭頗滑稽，滿臉笑花處處開。而且一鋤便是一塊够深的土窟。

「阿爸……天公真靈囉，昨晚我們剛拜過拉督，今天果然就不下雨……嘿……嘿……真靈……」狗子顧盼着自家老子，天真明朗地叫嚷着。之後，他也用吃力的動作，揮起鋤頭將地鋤。

「噯！噯！果然靈……狗子！這叫着天無絕人之路……懂嗎？」亞宋伯歇了一歇，帶着笑意哼了一陣，便仍然自個兒鋤地去了。

……  
工作，休息，再工作……

辛勤的勞動者們，終於將火紅的太陽擎上中天去了，這正是中午。

亞宋伯在烈日下，停止工作了。然而，他那赤褐色的臉，却閃發着蓬勃的活力，也似乎不經意于方才那陣子的曝曬。唔！陽光，一切創造之神，是多麼偉大呀！

歸途中，狗子用喘着氣的語聲，咻咻地說：「阿爸。拉督公真地靈？好不好我們再去拜求它，讓阿媽快點病好？」

「噯！噯……好的……好孩子。」亞宋伯滿懷盡是輕鬆，爽快利利的說。顯然他對這天真無邪的說話，也引起共鳴，發生好感。

## 三

這是夜幕低垂的黃昏，亞宋伯第二次從芭園中工作歸來。甫進門，東角草廂房便騰出陣陣的令人心麻的呻吟，並且斷斷續續，顯然在痛苦中掙扎。亞宋伯這番也被唬得心驚肉跳，頸間彷彿有一陣強力的勒扼，幾乎窒了氣。

「多隆拉督……沒事兒……就……天無絕人之路吧……！」  
亞宋伯心裏頭疑疑懼懼，匆遽地把傢伙往角落拋去，趕忙走進那東廂房裏，滿臉哀愁和忐忑不安的心，兩眼的光芒就像一張網似的籠覆在老伴



朽木般枯黃的臉上，覺得這情景是異常可怖的。……「咳……咳……：嗯……：」有氣無力的，心坎深處的餘聲使週遭的空氣掉進迷迷淒淒的淵

「狗子的媽……怎麼了！怎地不好受？……唉！唉！沒事兒……拉督公的神漿，總該會根除萬症，去邪驅煞……：唔……放心養病，身體要緊……我再去跟東村那番婆娘討些來……多喝幾口……就見……見功的……。」

亞宋伯悠然轉身往外跑。在暮色蒼茫的昏夕裏，迷迷離離的叢林下，像一隻困獸般忙命地闖，終於消失在深黑的盡頭……。

## 四

幾天後，村裏頭便起了一陣陣騷動，大家都說拉督公發了脾氣，將要起水掩人，也有人說在東村芭洋發現漲水，沒有下雨，水打哈地來，呃！這就是拉督起水的徵象吧。

接着又有一樁凶訊傳到人們的耳中，原來芭園裏頭的亞宋嫂，竟因多灌了幾口拉督神漿，在一夜間悄悄地過世了！聽說死得非常狼狽，離奇。村頭有人竊竊私語：「亞宋嫂是個好心地的人嘛，怎麼拉督公也下得這手段，讓它——」

「鬼曉得？那番婆娘老說是拉督公的神靈出現，發覺村裏頭邪氣重重，需要消一消——」

「怎地可以這麼說咧？難道亞宋嫂是邪物不成？——放屁——」

「嘿——說話要小心，如果被拉督公聽見，你我都遭殃……。」

「唔——」……

## 五

這事終於震撼了整個村落，村裏頭的百姓們個個都如墮不安，獨東村那番娘的住宅後一棵年久而高大的枯樹頭，香火却絡繹不絕，尤其一些家居的老太太們，更勤於光臨。一枝香，一根燭，你也求拉督公，我也求拉督公，那番婆娘坐收漁利，塞得荷包滿是紙幣。

大概這件事發生後的一個星期的一個夜晚吧，天居然刮起大風來，接着從黑雲密佈的蒼穹中閃出幾道眩目的電光，雷聲也「砰！轟！」地敲響開來！——天雨終於傾盆了。

芭園裏頭的亞宋伯，以及失却了媽媽的孤苦伶仃的狗子，淒淒寂寂地守在木屋內的一盞晦暗的石油燈下，父子都因傷感過度，而致雙眼凹陷，尤其狗子這孩子更加可憐，幾天來總是喊着要娘，茶飯不曾下過肚，弄得個骨瘦如柴，孱弱不堪。

亞宋伯自從狗子的媽過了世，便萬念俱灰，芭園裏也沒去耘種，讓它自個兒荒蕪……。唉……拉督公向來是有求必應的呀，怎麼這遭竟失去了靈，害得自家肅條一身，並担負了看顧狗子的重担……

「呼！呼！碎！轟……。」

木屋外，暴風雨的狂吼，雷聲的敲響，匯成一支可怖的交響曲！閃爍的電光，不時掠進這淒涼，苦悶的室內，照着亞宋伯父子慘白的臉色。

「亞爸……：嗚……：冷啞……：我要亞媽！媽……：嗚……：我要亞媽……。」

狗子又伏在亞宋伯的膝頭上，淒慘地哭嚷着，好不令人心酸！

「唔……：唉……：可憐的孩子……：苦命的孩子……！」

亞宋伯輕撫着狗子的肩背，周身掀起了一陣極端苦痛的痙攣……。晦暗的燈光，搖曳的照着這對不幸的父子倆，冷冰冰的氣氛却無情地滲進彼此的心絃，亞宋伯將狗子摟近自家胸懷內，眼角上噙着如豆粒般的淚珠，顯然他內心的痛苦，和狗子是沒有兩樣的。

## 六

近冬的雨水特別多，總是下了一陣又一陣，幾天之內，終於將村裏頭幾處芭園淹成了澤國。

水勢愈來愈大，亞宋伯幾依葛的芭園也全然遭到「滅頂」，園中所有的產物，不消說也都損失殆盡了。

隔鄰的江嫂特來把這回事告訴亞宋伯，他起先還不相信，他說：

「這是不可能的，拉督公會庇佑我們！」

「啊……：唔……：什麼拉督公不拉督公，你自個兒看看好啦！我走了！」

江嫂對這種經有些失常的亞宋伯，照例不想多交談。

「嗯！豈有此事？我就不信……：讓我且去看來……。」

終于他將一頂草笠帽戴上後，便逕自走到芭園裏去，一路上他那枯癯的唇口在抽動着，彷彿在默求拉督公開恩這一遭。

拐過了彎彎曲曲的爛泥小徑，亞宋伯在淩厲的狂風裏奔到了芭園附近的土坡頭。一看，清晰地發現那一帶芭園果然已是汪洋一片了，他的臉色倏然變白，頸間臉間的青筋浮得更加突起，兩眼動也不動地圓睜着……

芭園……：速山，污黃的水流，蒼天，以及整個大地都像飛輪般在亞宋伯前旋轉着，旋轉着……：並且在剎刻間都更變得灰暗了。

「哈……：哈……：拉督公……：哈哈……：哈哈……：拉督公……：公……：靈……：靈……：鬼……：哈……：」

亞宋伯突然怪笑了幾聲，揮起雙臂，仰天亂掃，憤慨的神態，彷彿恨不得掃下這罪惡的上蒼，消弭一切。

狂風施展淫威，無情地朝他那孱弱的身軀猛襲，利鏃般的雨點也像亂箭般射在他的身上，他依然不顧一切，喊破了喉帶，震撼整個芭園，挾在雷聲中迴旋……

當一連串的雷聲過後，亞宋伯終於不支地仆倒在裝滿泥漿的深窪裏。這不幸的老人，結果逃不出這場劫數，結束了這終生的「溺水命」。

但是，芭園裏却因此餘留下不幸人們的血淚，可憐的幽魂，以及延續不絕的悲哀和嗚咽……。

今天學校裏裏分發成績單，同學們特別提早到校。除了名列前茅的全學之外，大家都帶着緊張和憂慮的心情聚集在走廊上議論升降級的事。

「寶蓮，寶蓮在那邊。」我們正談得起勁的時候，突然燕美同學拍着我的肩膀，高聲喊起來。

「在那裏？」我驚喜地向四面觀看，却看不到寶蓮。

「在樓下，那個穿花衫褲的。」燕美指着正在一搖一擺地走過走廊下的陌生婦人的背影。

「亂講，那個那裏是寶蓮？寶蓮那裏會是個樣子。」我不加思索的否認，並且掉轉頭不睬她。

「啊呀！你這個人，跟你講你不相信，明明是寶蓮，剛才還跟我打招呼哩！不然你叫我看。」

「我拗不過她的糾纏，終於提

高嗓子叫了幾聲。她立刻抬起頭來向我打招呼：「哦！立梅，你考得好嗎？」我不覺大吃一驚，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這一個胖得像五十加侖汽油桶的女人竟然是我那可愛的同學寶蓮嗎？這時一種莫名的混雜的感想像交錯的河水匯注在我的腦海中，使我分辨不出是什麼滋味，祇有茫然地發着楞，回想她那已逝去的窈窕美麗的身影。

不久，上課鐘響了，同學們都進了課堂。今天沒有到禮堂去開會也沒有舉行什麼典禮，級任先生發了成績單之後，大家便陸續地回去。

「立梅，你要回去嗎？我們一同走。」寶蓮手牽着一個六七歲的孩子，笑盈盈地迎

面走來。

「你陪你的妹妹來取成績單嗎？」

「不，不是我的妹妹，是他的孩子。」

她的臉上泛起了一陣紅暈。

我正待要問，但立刻想起了同學們所說的：「寶蓮已嫁給一個雜貨店的老板，那個男人大約有四十多歲，太太已經死了，遺下兩個孩子。」於是我馬上搭訕着說：「你變得很快，我差一點不認得。吃了些什麼好東西？」

她很自然的微微一笑，說：「你為什麼不去找我？」

「聽說你搬了，我不知你的府上在那兒。」

# 寶

# 蓮

## 朝陽

「我又搬來跟我母親住，在那邊自己一個人住着悶得要死，在這裏可以跟房東太太談談天打打牌。」

「妳抱的是男孩子還是女的？」我問。

「男的。」

「恭喜！恭喜！抱孩子令堂一定高興得多吃兩碗飯。」我無意之中講了這一句俗話，心裏有點懊悔自己的陳腐和俗氣。

「還不是一樣。」她回答很簡略，態度非常泰然，嘴唇上還掛着微笑——除這以外一切都變得判若兩人。

我們一同步出了校門，路上同學們奇異的視線不斷地射在她的身上。

「時間過得真快，不覺又是一年了！你

還記得去年的今天我們跟麗明和桃李到植物園採鮮花的情景嗎？」我不禁提起往事，心中着實惆悵。

「那時實在很有趣味，人生最快樂的就是求學，想不到我會那麼早就離開學校。人一結了婚一切都感到厭倦，前途也就完了。」她低下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結婚是人生必經的階段，這怎麼能說是完了呢？況且在學校裏也不見得很快樂，讀書也有讀書的難處；有時候我倒覺得工作比較好，不過許多正在工作的人也是叫苦連天。我想世界上根本沒有一片令人滿意的土地。」

我們邊走邊談，不覺已到了車站，我立住脚，說：「我要在這裏等車，你慢慢走，我改天再來拜訪你。」

「好，再見。」

我呆呆地望着她那肥胖的背影漸漸地消逝在鬧市的人流裏。

在車上，我的心思隨着那滾動的車輪不息的輪轉起伏；寶蓮未婚時花似的笑，輕盈曼娜的步態一直在我的腦中幌來幌去。植物園裏、海濱沙灘上的活躍與高歌，遊藝會中的特出演技，這些都已成了記憶中的泡影。此刻眼前所出現的只是一個失去了娟秀而變成肥笨的家庭主婦。唉！變，寶蓮變得快了，僅僅一年的不同的生活環境，就把一個美麗活潑的少女磨成一個專理瑣碎事務，廚房工作上操心，以及牌桌上混混日子的婦人了！結婚，孩子，家庭，依賴丈夫吃飯；這難道是女人唯一的歸宿嗎？





(獨幕劇)  
——羅紫——

時間：從上午到下午。

地點：在南國一個繁榮的都市裏。  
佈景：一間灰暗的房子，沒有充足的陽光，也沒有潔白的牆壁。

室內用具很簡單，一隻方桌，排在正中，桌邊有幾條木凳，並不常坐。右畔橫陳着一張床，是用木板架設的。左後面一門，通大街。

人物：王佩欽——十六歲的少年，會進過學校。

李賢才——十四歲左右，失學的學生。

陳克仁——十四歲，進過學校，但受環境的影響，已成了小流氓。

胡金水——十三歲多，失學的孩子。

蘇炳傑——十三歲。

吳亞明——十三歲。

林聰敏——十一歲，年紀輕，身體瘦。

李惠英——十四歲左右，一個受生活折磨的女孩子，天性優良。

頭兒——是當地一個流氓，也是執着罪惡之鞭的人。

警 甲

幕啓：室內靜寂，床上睡着佩欽、賢才、克仁三人，他們腳疊

着脚，手架着手，無秩序的躺着。床對面的牆脚，也擠着金水、炳傑、亞明、聰敏四人，他們是小流氓，小扒手，他們相依爲命的，正擠在一團甜睡着。

(克仁翻身，爬起來，伸伸懶腰，再躺下去，又再翻起來，揉揉眼睛，搖佩欽。)

仁：老王！起來吧！快吃午飯噲。

欽：(推開克仁的手)去你媽的，別吵。

(佩欽再睡，克仁跳下床，金水和炳傑也起身。他們都伸伸懶腰。)

仁：(搔搔頭)金水！睡够嗎？

水：那裏够！我真想睡一輩子哩。

(賢才，亞明，聰敏同時起身，他們埋怨給克仁吵醒了。)

才：(同時)正好睡哩，就被吵醒了。

(克仁金水已穿好衣服，亞明和賢才還在穿。克仁從衣袋裏，摸出一個女裝手提袋，小小的，樣式頗華貴，打開，摸出一個金腕錶來。)

仁：(看錶)瞧！快十一點了，還睡什麼？金水！你瞧！好看嗎？

(克仁把錶掛在手腕上，賢才和亞明出門。)

水：希罕什麼！那是女人的，不要臉。

仁：女人的才好。

水：老實說，什麼地方發展的？

仁：自然是游藝場，昨晚星期六，人很多，我擠着，看一個準，便搶過來。

水：她不追你？

仁：她？她帶着兩個孩子，怎麼追得上？

水：那是你上了運，「頭兒」來，又有獎賞了。

(賢才與亞明從門外各捧一盆水入，金水，炳傑，聰敏一齊擁上去，以手掬水漱口。克仁摸出一條香煙，燃上火，吸着。

金水等洗臉後，又懶洋洋地躺在地板上。克仁把半截香煙丟在地上，聰敏拾起來，炳傑馬上搶走，兩人爭吵起來，炳傑打聰敏一拳，聰敏倒地。)

敏：(拭眼淚)你媽的，不要臉，逞強。

傑：你才不要臉。(貪婪地吸着香煙。)

敏：你媽的，香煙是我的，你搶幹什麼？

傑：(刁皮)你的，爲什麼會在我手上？

敏：你搶去。

欽：(醒，斜半身坐)鬧什麼？

敏：(站起)傑打我。

傑：沒有。

敏：不要臉，搶人家的香煙，打人，又不敢承認，不是好漢。(以手畫臉羞他。)

傑：打就打，什麼事？

欽：算了吧！一條煙屁股，有什麼好吵。(拿出一盒香煙，啣一條在嘴裏，另外擲幾條給他們。)

敏：(來！)一人一條。

欽：亞敏！拿水來。

敏：(往外)(捧面盆下)

(欽穿好衣服。敏捧水上。欽在桌邊洗刷，洗畢，坐在桌邊，如有所思的瞧着屋頂，閒靜地抽煙。克仁，金水，炳傑，亞明，圍在另一角落裏玩紙牌，賢才捧着書，偎在床上閱讀。)

欽：(自語)「頭兒」該要來了。(瞧賢才)你在看書，真孔子。

仁：(轉過頭)以前他在學校，是個好學生呢！

欽：怎麼不再唸？

仁：他爸爸死了，沒有錢。

才：(拿開書本)我爸爸爲着我，帶病去拾米包，給米包壓倒，吐血，才病死的。要不然，我真不願意呆在這兒。

水：我也是，我討厭這兒的生活。(認真向欽)你想，我們的案子，發了那麼多，誰都知道有小扒手，東西真難發展。(略停)好多人把金鋼筆，藏在裏袋去了。

欽：真的嗎？(開玩笑似的)擠一點，強一點，不就得了嗎？

水：要是給抓去？

敏：年紀輕輕的，也不會上吊。

才：（激昂）我們爲什麼不改性？

敏：（天真的）是，改性，賣報呀！

敏：（天真的）是，改性，賣報呀！

敏：（天真的）是，改性，賣報呀！

仁：別做夢吧！本錢呢？

敏：這……

敏：（敏無言，低頭。金水與亞明，爲着爭一角錢的賭帳，又吵起來。）

明：我已給了。

水：誰拿你的錢。

明：你明明放在袋子裏。

水：王八才看見，你瞞說。

明：你才瞞說。

才：（兩人準備打架，賢才放下書，走過去，爲他們排解。）

才：好啦，好啦！一毛錢，芝麻豆子大，吵什麼，我賠，好不好？

才：（向大家）你們真想一輩子這樣呆下去嗎？有空的時候，爲什麼不看書。賭啦！吵啦！這有什麼用？

仁：（站起）那真傻！我們晚上辛辛苦苦的出動，白天爲什麼不玩個暢快，只要成績好，什麼都不用怕。

才：成績好？那豈不是更加重我們的罪過。

仁：（佩欽看他們，自己在沉思。）

仁：（佩欽看他們，自己在沉思。）

仁：（佩欽看他們，自己在沉思。）

仁：（佩欽看他們，自己在沉思。）

仁：（佩欽看他們，自己在沉思。）

才：假如要玩，爲什麼不唱唱歌，講講故事，比較有意義。

水：好，不玩這個了。

敏：（淡淡地）唱唱歌也好。

傑：我也贊成。

仁：（放下紙牌）唱歌就唱歌。

傑：唱什麼？

才：我想……

敏：（高興地）唱蓮花落好不好？

水：蓮花落？好，我在學校也唱過。

才：（興奮地）慢着，我肚子餓，我們來表演搶飯那一段。老王

做挑飯的好嗎？

敏：（微笑，點頭）嗯！可以。

才：那你先出去，等一下才進來。

（佩欽出門，賢才他們幾個人擠着唱蓮花落，他們歡樂地，一面唱，一面擺動着。）

全體：（續唱蓮花落）要吃飯的大

家一齊來下手……

（一個人從門外進來，手裏提着一包東西，大家一齊擁上去，七手八腳的搶那紙包。紙破了，掉下來的是麵包。大家驚異地瞧那個人，不是佩欽，是他們的「頭兒」，大家一怔，安靜地站着，佩欽也進來了。）

頭：（向欽）老王！誰的成績好？

頭：（頭兒把麵包放在桌上，沒有坐，只把右脚踏在凳子上。）

欽：沒看清楚。

頭：（向大家）來！登記，誰的成績好？

頭：（大家在吃麵包，沒理他，佩

頭：（大家在吃麵包，沒理他，佩

欽仍在沉思。）

頭：亞仁：（拉克仁）你的本領最好，發展了什麼東西？

仁：（高傲地）你猜！

頭：（拍他的肩膀）自然是金鋼筆，對不對？

仁：不對。

頭：（不耐煩）不對，是什麼？

仁：（取出那女手提袋）這個！你瞧。

頭：（睜大眼睛）哦！很好，很好，拿來。

仁：（打開提袋）慢着，（取出錶）這個我要。

頭：你要！爲什麼？

（頭兒搶過手袋，掏出一些鈔票，金鍊，粉等。）

仁：（捏錶在手裏）你猜！

頭：（變臉）快拿來。

（克仁倒退，頭兒上前，搶他手中的錶。）

仁：（掙扎）我要，我要。

頭：（搶過錶，用力推仁）去你媽的，要你的頭。

（大家不滿的瞪他，克仁倒地。）

頭：（厲聲）來！大家快來登記。

水：（上前）我一支水筆。

傑：我也是一支鋼筆。

明：我一個皮包。

頭：（接皮包，打開，掏出鈔票）

頭：（接皮包，打開，掏出鈔票）

頭：（氣憤）你們兩個都是飯桶，當心，我會開除你的。

（賢才背轉身，聰敏哭出來。）

頭：（取出鈔票）來！發糧，老王，克仁五塊，亞明，金水兩塊。

（看傑）哦！你也兩塊錢。

（指才和敏）你們兩個，等明天打算。

（佩欽等靜靜地接過錢，賢才怒視頭兒。）

頭：（拉克仁，換笑容）這五塊錢再賞你。成績好，賞錢多，留東西，是犯法的，懂得嗎？

仁：（接錢）嗯！

頭：（裝笑容）老王！你年紀大，應該教教他們，督促，督促。

（佩欽靜默，賢才無言地出門去。）

頭：（和藹地）孩子們！不要怕，只要有好的成績，我都會特別獎賞的。

（頭兒出門，欽斜眼看他的背後，靜悄悄地跟出去。聰敏無力地躺在床上。）

仁：（自言）一個錶，一個提袋，一條金鍊，只換這十塊錢。

水：十塊錢算好運了，我才兩塊錢哩！

傑：兩塊錢够什麼用？

敏：我一分錢也沒有。（坐起身）我不願意幹，但我，我又怕給開除。

傑：（氣憤）開除就讓他開除，怕什麼，最多當叫化子。

（賢才從門外扶一個女孩子入，給她坐在床沿。那女孩子，面容消瘦，衣服襤褸，手臂和

（賢才從門外扶一個女孩子入，給她坐在床沿。那女孩子，面容消瘦，衣服襤褸，手臂和

（賢才從門外扶一個女孩子入，給她坐在床沿。那女孩子，面容消瘦，衣服襤褸，手臂和

（賢才從門外扶一個女孩子入，給她坐在床沿。那女孩子，面容消瘦，衣服襤褸，手臂和

（賢才從門外扶一個女孩子入，給她坐在床沿。那女孩子，面容消瘦，衣服襤褸，手臂和

大腿，有如多青紫的傷痕，那是用籐或什麼東西鞭打過的。  
（金水他們看見了，都圍過來。）

才：（親切地）餓嗎？姑娘！

傑：餓嗎？

（金水把桌上的麵包拿過來。）

（仁出門。）

水：吃麵包。

（女孩睜開眼，接麵包，慢慢地咀嚼。）

敏：你怎麼樣啦……

才：（打斷他）不要問，先讓她吃。

仁：（從門外捧咖啡入）來！喝咖啡吧！

（女接過咖啡，呷了一口，精神恢復了，用手指理頭髮，向大家點點頭。）

女：謝謝各位！

才：別說啦！我們全都是挨餓的一群。

仁：你住在什麼地方？

女：就住在甘榜裏。

才：（指她的傷痕）誰打了你？

女：後娘。

才：那你爸爸呢？他不愛你嗎？

女：爸？（落淚）已死了。

仁：那你現在是沒有爸媽了。

女：（點頭）是。

才：真可憐，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孩子，會沒有爸媽來愛他。

敏：（天真地）你的爸媽為什麼要死？

女：誰想死，我媽是身體衰弱，養弟弟以後病死；爸是在趕上工，給汽車撞死的。

仁：後娘不愛你？

女：不，她恨我，說是我帶壞運，

對死了爸。她經常打我，罵我，還不給我吃飯。

才：真豈有此理？

敏：沒有關係，跟我們在一起。

才：是的，就留在這兒，我們是挨餓的一群，應該互相愛護。

女：謝謝你們。

仁：好！我們再去拼，這一回有好的，不讓頭兒知道了。

水：對！我們要為自己努力。

（克仁與金水同下。亞明炳傑與聰敏收拾好一些小東西，也出門去。女孩子寂寞地坐着。

賢才煩躁地來回踱着。）

才：（自言）不！不能這樣。老師教訓過我，他要我為社會，為人謀幸福，我不但沒有，還在為社會，為人增加災害。

（激昂）不，我不能埋掉自己，也不能讓同伴給埋掉。

（女無言，瞪視着賢才。）

才：（向女）你留着，我也出去。

（這時舞台寂靜，台後二胡在奏着淒涼的曲調。女孩子單調的在台上走來走去。忽然間，台後響了一陣警笛，自遠而近，那急劇的脚步，走在警笛的前面，女驚惶，瞧門外，克仁急竄入，呼吸急促。）

仁：（向女）馬打要抓我，他進來的時候，快說沒有人。

（克仁一面說，一面鑽進床底下。警甲、乙進門，目光四射，女鎮定地隱着他們。）

警甲：喂！一個小扒手逃進來，看見嗎？

女：沒有。

警乙：（瞧瞧四周）沒有，跑到什麼地方去？

女：房子裏空空的，你瞧。

警甲：你的爸呢？

女：划船出海去。

警甲：你的媽？

女：上工廠做工。

（警乙走近床邊，剛要彎下身去看，却給警甲拉出去。）

警甲：老黃！快到別地方去找，不要給逃掉。

（警甲、乙同下。女關上門，克仁鑽出來。）

仁：謝謝你，差一點就被抓了，好險。

女：（驚奇）是什麼事情？

仁：（喘氣）在牛車水，我看見一個人，袋裏插着一支金鋼筆，我擠上前，剛出手，就被馬打看見了，他要抓我，我拼命的跑。

女：哦！原來你們是……

仁：（慚愧地）是，為着吃飯，我們只好這樣做。

（女低頭無言，門外響着急迫的敲門聲，克仁驚慌地跑到床邊，準備再鑽進去。）

女：誰？

內聲：我，快開。

仁：（驚異）是炳傑！

（女開門，炳傑和亞明扶金水入，金水跛足，左後跟流血，頭髮散亂，額角一塊青腫，衣服被撕破。炳傑扶他坐在正中的椅子上。不一會，聰敏也隨着進來。）

女：（急切）怎麼樣了，你？

水：（低頭）被打中的，不要緊。他媽的，在一個小攤邊，金水想去發展香煙，剛剛上手，便給看見了，金水回頭就跑，那死鬼拼命的追。

女：追到沒有？

傑：沒追到，那會受傷。

明：他媽的，給抓到，又不送給馬打，（恨恨地）給他一拳，瞧瞧！（指水額角）都腫了。

傑：幸虧幾個過路的人，勸了他，才放手。亞水要走的時候，那死鬼還用磚頭擲擊他，瞧！那後跟是給磚頭打中的。

水：（感慨地）這還能幹嗎？

敏：我早就說過，不能幹。

仁：是的，不能幹。

才：都沒有出門去。

（大家靜默，女在為金水紮傷處，賢才看看他，呆住了。）

才：什麼事情？

（大家仍不出聲，佩欽自外入，看見金水的傷痕。）

欽：什麼事情？

仁：都失手啦！

欽：失手？

仁：是的，我差點被抓去，馬打還追到這兒來。金水給抓，還給打了。

才：事實擺在眼前，我們走的路是錯的。

仁：對！我明白了，我們是走錯了。

才：現在還不遲，我們要回頭，要走新的路。

水：我贊成。  
女：是的，你們是讀過書的孩子，你們有認識，應該走有意義的路。

敏：我不願做小偷。  
傑：我不願做小扒手。  
欽：不錯，我們應該找正確的路走。  
小朋友！你們不要以為我是

## 吡叻北端的小山城

# 仁丹

祥玉會

三面環着青翠的山坡，地形恰像一隻小鍋——這便是吡叻州北端的一個小山城「仁丹」的大概輪廓，也即是曾經轟動一時被稱為馬來亞和平勝地的地方。一座一座整齊的樓屋，建在峭立千仞的山脚下，那些青翠鬱勃的樹木，遮住了靠山脚的一排住屋，柏油路的另一邊又種了許多不知名的樹木，因此就是正午時分在街上散步，也很涼爽。在某些季節裏，一舉首只見百花繡成的雲天，各家都欣然分享這份芬芳；市區的市中心有一條來自西面清澈無比的小溪，終年無聲息地向東流去，恰好把這小山城切成兩半。溪水上常有成羣結隊的鵝鴨游來游去，有時也有三五成羣的孩子在那裏嬉水；青的山，綠的水，真是一幅大自然的圖畫呀！加以這裏氣候又特別宜人，空氣又清新的確是避暑和休養的好所在。

這裏有一條公路，北可通高烏，南可通宜力；每天均有三四次巴士往來，可是搭客却寥寥可數。由於地方偏僻，每天除了尚有幾輛軍車巡邏外，便沒有其他車輛來往了。公路沿着「崇山峻嶺」建設，沿途都是原始的大森林，一聲聲猿啼使人毛骨悚然。在這小山城上只有一座華文小學，學生大約有兩

「頭兒」的幫兇，我早就醒悟了，只是沒有辦法。

大家：（失望地）沒有辦法？

欽：但是，今天我再去找我的老師，他已指給我一個辦法。

大家：（興奮）什麼辦法？

欽：（有力地）抓「頭兒」！大家：（有力地）對！抓「頭兒」！

欽：好，我們馬上進行。克仁！你去叫「頭兒」來，說有好東西。

仁：是，我一定騙他來。

敏：（欽與仁同下。）

我要跟大家走正確的路。

才：是的，走正確的路。亞敏！我

百人左右。五年前在蘇靈先生做校長時，經她不辭勞苦，埋頭苦幹，加以董教雙方又能精誠合作，却辦得有聲有色。那時畢業的同學升上中學去肄業的，均有良好的表現。飲水思源，我想在那裏讀過書的同學們都不會忘記她賜予我們的恩惠的！

市區的東南角有一座高入青空的烏弄巴古山（馬來語），其所產錫米的數量在馬來亞亦佔有相當的地位。這裏的人民大多數都以開鑛為生，除了幾個稍微富裕外，其他大都是經濟拮据，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在郊外的「羊腸小徑」上和溪邊，常常有三五成羣的牛羊在追逐，把大自然點綴得更加美觀。

在黃昏時候，因為沒有什麼娛樂可資消遣，所以操場上那裏一羣，這裏一堆辛苦了一天的工人，上下古今無所不談。有時我為了好奇心所驅使，也坐在他們的旁邊聽他們講那些傳奇式的故事，或他們奮鬥的經過，從這裏我也學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但是，由於市場不景，天色稍暗，山邊的鐵絲網變成了火樹銀花（按：鐵絲網上相隔四十碼之遠即裝有電燈，以便保安隊巡邏。）光芒四射，不知道的以為是世界第一流之不夜城。那時也就是保安隊大顯身手的時候；個個都全身裝備，好像將有什麼戰爭發生似的。大多數人怕惹事，縱使不睡覺也得關在家裏不敢出來。整個小山城又回復了它的沉默，少有人行走。只偶然聽見從遠處傳來一兩聲野狗的咆哮，或保安隊的射擊聲，使無辜的人民心驚胆戰，不知如何才能度過這漫長的夜，這是人間還是地獄呢？

的老師已介紹我到報館做工。

水：做什麼工？

才：學習檢字。

水：真的，那很好。

敏：亞才！我想賣報，你要介紹我。

才：有可能，一定介紹。

（克仁與頭兒上。）

頭：向大家，笑笑臉。）你們真能幹，白天也有好成績。來來來！抽煙。（頭兒拿香烟給賢才，賢才用力拋在地上。）

才：我不抽你的！壞東西！

頭：你這小混蛋，飯桶！發展不到東西，又敢使性。

才：不知道誰是混蛋！

頭：你敢？

（頭兒上前，欲打賢才，克仁他們掩護着，不讓他打。佩欽帶兩警士上。）

欽：（指頭兒）他是我們的「頭兒」，他迫着我們做小偷，做小扒手，擾亂社會的安寧。

（警士趨前以手鏢扣頭兒。）

頭：（對欽）是你？

欽：是的，你沒有想到吧！

警：謝謝你，以後上法庭，還要你們作證。

大家：行！我們都去。

（警帶頭兒下。大家歡樂地）

欽：我的老師，已跟福利部接洽好了，要給我們技術訓練，介紹我們做工。

才：對！我們要做工。（聲調激昂）我們要用自己的勞力，去做有益社會的工。

大家：對！做有益社會的工。（幕下）

「如果你做爸爸的是真愛女兒，也該完全了解她，你該知道我所做的，是婦女工作中最神聖的嗎？」

他怒火中燒，反手在我的臉頰上打了一掌。你看他多毒。亦許我父親以爲我是他肝上寄生的毒草，他才不能接受一個有思想意見的女性的談話，他就狠心地這樣侮辱我。他還說：

「你快滾出去，你可到你住居新開羅的嬌母家去住吧。」

我自然沒有到我嬌母家去住。我却搬到醫院去，如果我的長官們對以前的服務工作滿意的話，我決不再回家了。我也不再驚動任何人，我父親將會後悔，不再來麻煩我，讓我自由地工作。我到醫院登記後，我暫時寄宿在我舅母家裏。

第二天午後兩點，我再到醫院去會穆罕特勒，我約他一同去會我的舅父白德爾丁伯爵。他們都批評我父親害了神經病，有理智的人都不會這樣虐待女兒的。我就請求舅父做我和穆罕特勒的主婚人，他放慮了一會，也就接受了。我們就在他家裏舉行婚禮，他方面的主婚和證婚人，是他在軍中的朋友，就這樣我做起兵士的太太來了。我父親不再是我的管理人了。

穆罕特勒旅行到戰場上去了，我今天已在醫院裏看護着傷兵了，如果這位英雄能够歸來，我會和他過夫妻的生活，因爲好人是該和他生活在一起，不然我將會一生過護士生活。這比任何無聊人的生活較有意義，我倆既是親戚，又是朋友，我想你是最了解我的人。再見。

## 星 加 坡

# 友 聯 書 報 發 行 公 司

## 門 市 部 開 幕

### 八 大 特 點

### 業 務 要 目

- |   |      |   |      |
|---|------|---|------|
| 一 | 經銷圖書 | 一 | 書籍最多 |
| 二 | 發行報刊 | 二 | 什誌最齊 |
| 三 | 中版課本 | 三 | 價格最廉 |
| 四 | 影相沖印 | 四 | 印刷最美 |
| 五 | 同業批銷 | 五 | 地點適中 |
| 六 | 讀者來購 | 六 | 陳設新穎 |
| 七 | 長期訂閱 | 七 | 工時最長 |
| 八 | 郵購代辦 | 八 | 服務周到 |

地 址：1. 門市部 No. 469, North Bridge Rd. Tel. 23733  
2. 批發部 No. 469-A, North Bridge Rd. Tel. 27269

蕉風  
文藝  
叢書  
之一

新書出版

# 從黑夜到天明

短篇小說集 江陵著

本書是江陵先生第三本小說集，曾用江陵、白帶等筆名先後在「蕉風」「世紀路」「綠洲」等刊物發表過，甚得文藝界人士好評。本書共收短篇小說八篇，題材非常廣泛，表現了各階層的生活，結構嚴密，描寫細膩，人物刻劃生動有緻。著者寫作態度嚴肅，即最平常的男女戀愛題材，亦在擯棄之列，在反色情文化運動中，是一部健康的文藝作品，實為作者近年來的第一部力作。

全書十一萬字，售價叻幣一元

蕉風出版社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發行

蕉風  
文藝  
叢書  
之二

新書出版

# 集愚集

散文集 馬摩西著

本書彙集馬摩西先生近年來發表於各報刊雜誌之散文二十七篇，篇篇精采生動，幽默機智，不僅寫出許多稀見少聞的生活智識，而且含蘊着丰富的人生哲理。

全書十萬字，售價叻幣一元

蕉風出版社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發行

新書預告

蕉風  
文藝  
叢書  
之三

# 爛泥河的嗚咽

短篇小說集

方天著

本書為作者繼其短篇小說集「一朵小紅花」，寓言劇集「黃鸝與杜鵑」之後的第三部著作。本書收集十個短篇，描寫了礦工、膠戶、船工、小販、店員、排字工以及智識份子各階層的故事。題材廣泛，結構嚴密，刻畫深澗，用筆細膩，而且具有多樣的風格。

全書八萬字，售價叻幣八角

本月份出版

蕉風出版社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發行

星...469A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隆...Room 7, M.C.A. Bldg., 2nd Fl.  
Ampong Rd., K. I.  
怡...16, Saenivasagam Street, Ipoh.  
檳...72, Lim Lean Teng Rd., Penang.  
星馬各大書店有售